H.H. MU
CHINESE LIBRARY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送按察使汪青峯序

予少時聞安期生以策干項羽羽不用避去而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輒以兵法授子房卒為帝者師予固已惟之已而舉進士從長安邸舍中識予同年友青峯汪君當是時宰相奇君才欲驟顯之君獨辭謝不受時時稱病閉戶鈎簾諷養生家言又時時從養生家尋異人煮丹砂可化為黃金者

君悉與之深遊而得不得君固未可知間以扣君則君每自奇身固陸沉金馬間而其心未嘗不遊於終南少室之深者也因窺君君兩眸凝然若水碧之峙數烟霧起雖予亦不能以不奇君也已而君且浮湛郎署者十餘年一出爲廣東按察副使持兵璽擊海上賊遂以知兵名未幾來參吾浙藩君復能吐胸中之奇以佐總督胡公卒之元孽授首而吳越以寧豈韜鈐參同其說相表裏彼河上公所稱翕張予奪攘無臂仍無敵君固能倏焉取之爲養生訣倏焉取之爲兵家符而因以出而將

戎伍耶總督公疏君功擢廣東按察使以行尋因謂公安期生黃石公兩人者旣羽化仙去世固不能求子房得黃石公秘方其亡暴秦誅項王而漢皇與之剖符封列侯遂托赤松子以自逃君得無猶有翩然自喜者乎　國家尚多故君第去他日侯君功成受爵道東海上尋固當從君所好而竊願有以請也

贈穆明府序

世之刺州郡之吏者豈與孔子之旨或同或不同耶孔子之羣弟子其以才推擇爲吏顯名於諸侯

者甚衆咸不之與而柴之愚則憐之憲之貧困甚
且敝衣冠而不能以朝夕也則愛之周之若求之
藝而或爲季氏厚斂也則擯之又從而與二三子
鳴鼓其攻之孔子豈不知賦訟甲兵之間彼之可
以幹局焉而辨而此之否也特不忍廉且墨者之
相浮湛恣睢不得不爲别黒白正人心以待天下
之來世焉云爾吾郡穆君盖世先正文恪公之教
以餝其躬者也其來判吾郡也三年矣吾不知其
宅至於郡之人不敢以一絲一縷一蔬一魚入於
其庭君亦不敢以郡之一絲一縷一蔬一魚而汙

其各斤斤乎庶幾古之廉而無欲而齗所謂愚且貧困者之近也今卒坐不稱移官以行嗟乎孔子君之鄉人也其歸也過孔子廟宮幸爲爵之以酒升而上之曰其爲彼乎爲此乎聞孔氏禮器猶在堂君雖不免於刺州縣者之口其猶及免孔氏之鼓也矣

壽郡太守雲屏張公序

始閩中張公故嘗綰縣綬令我烏程其所以字縣之人者甚勤也已而入爲戶部尚書郎以行他綰縣綬者來或稍稍不相及剝軍興來海上烽燧數

内嚮而縣且蕭然矣於是黯然思公而漆漆於公之曩所爲勤而字之也低徊涕洟相與伐石紀其事碑在縣鄞亭下乂之　天子愍湖郡濱海上甚苦當得良二千石拊循之特察尚書郎張公故嘗令湖下邑而以能名者於是佩公二千石印綬出典郡太守事而公之函檄而至也縣之吏與民前諸州縣走數百里遮道而迎之郊諸州縣既以得隸故烏程公爲慰而烏程人又自以故且席公之愛也無不人人喜公顧見故吏民亦灑然解頤有不知所以然者居頃之會公履始生月日諸州

郡各帥吏民以稱觴入壽於公而烏程令荆君察縣之吏民所畏公者深又不當例他州縣也於是獨謀所以壽公者於予予告之曰君將同諸州縣進酒炙炮牲體纍纍然效華封之祝已乎抑亦按縣印綬卽公所故佩處也特條畫其令補緝其政且首他州縣以申公之遺愛已乎苕之水卞之山於古今無以異也曩之井里溫然猶纊之挾也雖以烽燧之未及也而公之所拊而字之者若彼也今之井里則頽然易子炊骨者之相望也雖以烽燧之聿至也而後公者所以拊而字之者若此也

公之去而吏民相與愀然志以思再至而吏民相與躍然佚以愉此於其中必有所以杳然入乎肌理漸於腎腸有不可以聲音笑貌支離牽葺於其間者古之人愛其道則及其樹樹且勿伐焉而况於君之繼公之政者乎漢人之歌南陽者有言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盖言畫一也君視縣吏抱牘以過公所按行故事猶一一在君衣帶間也君得無意乎君能之則公之愛不特在烏程而諸州縣且有以觀風於君也已客有以其言聞於公公曰善遂書之

再贈宮保胡公序

總督胡公之縛王直也　聖天子旣憐其功特下有司議之加公太子太保及從事諸將校以差予於郡太守張君某之請紀其事也盖嘗按公之所以縛王直與其始之所以俘徐海並由帷幄閒以收戰鬭之功或古名將所不及聞有識者並頌之而公頗亦稍稍自喜然此特疏公之搴旗斬馘之緊耳而至於公之以身殉國之隱則未之及也自古大臣之以身捍國家者其利害常相權苟權吾身之利害與國均身安而國安身危而國危此

猶其淺者而至於如彼則身爲虜而國家可無恙如此則身或可免而國家之患殆土崩而魚爛所謂事機之際間不容髮當是時必置其身於榮名死生之外者然後其氣安閑而吾之舉措一而不亂方海之逼引諸島夷併力而寇也分他會以劫吳越江淮諸州郡而自引部下最鷙悍故嘗格鬬中國者數萬人突擊乍浦脅錢塘以撼金陵公於其時收卒不滿千人而欲倉卒起而支之公策欲戰則力屈欲遲之以待戍兵之至則遠不及於是不得已厚遺諜者直入海所擁歌唇舞褎之間幽

羈誘海而又從中朝衡暮縱以携其黨此於其間情甚微矣而中外之士或不察疑者與忌而讒者日且盈道路四面而起于時過公壘公左手籌軍吏右手飲醇醪若忘敵然于間以色危之公獨引劍畫地呼謂曰特於國家事當不當顧吾則唯以此報　朝廷耳君何憂嗟乎然則公之許國亦已審矣氣之至者可以開金石貫虹霓公之心有所獨殉而忘乎榮名死生之外此敵之所以紛拏轇轕不踰吾筭而卒爲吾虜也於乎古今來覆敵之將易而殉國之士難若公之縛直與俘海有司之

所得而言國家之所得而賞他日史官猶得而書之而至於公之區區以身殉國之隱則直與海之所以殺而不以慫雖鬼神有不能窺其微者而況於世之學士大夫乎況有司之所得請而議其賞乎乆則公之誼當或零落蕪沒於好議之口非惟史官不之知雖稗官野議亦或所不及載于是以悲之竊因德清令沈君其之請而輒有所云云且以語後之欲以功業自喜者必一其氣於榮名亦生之外以殉國家如公焉而後可也

贈范中方叅政河南序

中方范公之督學于浙也一切文章經術旣採兩漢以來閎深典雅之旨風厲學士而其爲人色和而內剛莊而思縉紳大夫樂與之遊且上下也及擢河南叅政藩臬諸君子相與欷歔咨且不忍其別以去又按故事督學大夫以最聞者例得入補卿寺公旣以治行名當世世共推挽公鱗次執政矣不及補而補河南頗疑之于按國家輿地圖而系之言曰聞公轄南陽南陽者天下咽喉也西窺武關南捷襄鄧北及宛葉宬皐之間故楚漢以來侯王百戰其地四方無大故則已不然鼓鼙之聲

烽燧之跡且四面至也國家非得重臣以臨鎮之得無南顧之虞乎況其地土深而厚世稱抱道術龍卧其中又他多强弓悍弩淬甲利劍昔人所稱韓之勁一當百卽其處也公過之試停車而望雲霧草澤之間當必有奇掘魁壘超躍踼宕之士出而從公遊公倘籍而羈之蘇文忠公其亦無憂豐沛之士矣乎較之領卿寺諸曹又孰得孰失也或曰然因書之以為公贈

贈歸少叅赴滇南序 脫稿後不及投贈弃之篋中

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宦遊中朝者往往覊通籍

迄衰白不欲一日離去輦轂其當次補藩臬郡縣又多擇便地以自結納稍稍移置邊徼非其左遷即孤矯之士無厚援者爾間獨按古傳記彼所謂奇節自喜之士或自請使絕國其飄忽魁岸之氣若非世之閭里兒女之情所得而羈且濡滯之者何其壯也予數以是陰求天下之士而頃聞長洲歸公來方其由給諫言事出僉予浙予頗疑其孤且矯矣越三年又叅滇南以行滇僻處象郡百越之最南界去京師萬里士大夫所不樂遊者也公引車之日無離色予祖觴錢塘道上且謂之曰聞

漢武皇帝嘗於長安上林中令水衡都尉穿池象
昆明以習戰彼其氣若此此所以能鞭撻四夷也
公今入滇當過其下攬其山川道路之勝閒覩伏
波將軍所奮立戰功處得無有翹然自喜之心乎
噫嘻公倘圖其山川道路之勝以歸令世之仕宦
故不出長安者見而指畫之亍又知其當爽然自
失泚然汗發霑衣也矣

贈陳憲使赴贛序

贛之寇介閩廣及江西諸省之州邑而竄而又阻
大山長谷懸厓塹壁翳林深箐嶔巇巀嶭自以爲

猿猱之所不能越飛鳥之所不及度一切戍兵所
不得深入而鷙擊之者其深入也我爲客而彼爲
主而勢不能久留彼且得陽壘於其西以捍我而
陰穴於其東以避我故賊未及懸而師已疲矣不
得已而櫜甲以歸又未幾旁界之舉燧以聞者不
旋踵而至或者其難之及予間嘗讀陽明王公所
剿浰頭橫水桶岡諸疏往往諜其中之所向背乖
其中之所耳目掩其中之所不及礌石列柵以鬬
我或鳶翔而驚或虎踞而待或火篝而突或精氷
而伺當是時窟贛之遠近故爲患者鳥舉而魚逝

千里之間連蜷震怖不敢出氣而數十年來嚮所故爲患而若鼪鼯之嘯號風雨夜至者則又稍稍起嗟乎贛郎故贛也豈非系乎守之者之能與否與杭州太守陳君之視郡也法而練介而溫嘗擊治下邑有古渤海之遺焉久之以能聞　天子憫贛多盜特徙按察副使佩印綬以行亐於其去也餞之錢塘之上而告之曰君之入其境也郎陽明先生所故嘗提戈處君按其故壘而訪其遺事得無有朝引而夕禔者乎亐竊書之以俟君不知他日君過焉以爲何如也

贈荊烏程序

雲洲荊侯之蒞烏程也未幾輒有聲而部使者按月日猶不得書其賢與能以聞於　朝遂檄而奬之而其寮黃君輩及邑之諸父老以知侯之深者莫予若相與請予文張其事予領且乂之顧草未屬也或疑予後焉予竊惟古者史氏之書其於名公碩輔非爲國家建大勳勞捍大患也不以書其餘百執事中材以下一言一動之中肇畫則汲汲焉以書其於韓彭之戰非破趙下齊擊魏滅楚裂千里之城邑而徇也不以書而絳灌之屬自搴一

旗斬一馘以上則悉書若此者何哉非與名公碩輔之後而獨與百執事之勤也名公碩輔其賢之鉅且衆者也而事而爲之書則不勝書矣百執事以下則其賢之微者也事而不爲之書則不得書矣惟古循吏之爲聞於時者亦然終其身以郡縣顯者則以郡縣書然亦擇事而書若溉田若種樹若治盜其爲時久而有功德於民鉅者而後書他則不書苟鉅矣及表爲九卿封列侯而又有他勲德載在國家列之鼎彝也則亦別爲列傳因附以書而不屑屑然以郡縣書古之於才賢之士所固

其善之微與鉅而書之或勤或後或詳或略也固如此若今之郡縣之間其才且良而按月日最初者監使者始爲檄而獎之爾若期月以上則疏而聞之矣其尤卓礫過人　天子或下璽書召之矣又再則於其立像而祠之而伐石而誌之矣以予觀於荆侯才完而器識敏而練且勇悍之資儻偉之氣不數月而民席之如父母嚮之如神明數十年來所聞見者以彼之材異時游列卿當爲明天子名公碩輔而捍大患建大勳勞以爲聞於時則其風流人物所以燿天下而埀後世者盖未

艾也若今之部使者所檄特自下車之始政者言之耳而後之疏而以聞於　天子相鴈交也

天子之或爲璽書而召與邑之所以不忍忘其功德而相與祠而伐石焉畧其徵而撮其鉅以書於以備采風者之錄而附之史氏之列傳予皆有所不能拒而予亦不忍於終默者又何必今之區區部使者所檄而後而書之也哉或曰茲亦可覘侯之得民之始矣故併序之

贈蕭石潭擢令江浦序

江浦輦轂下邑也多中貴勢人者之業與金吾戚

之邏卒稍稍罷雜其間又綰南北舟車水陸之衝
朝夕餉厨傳治供張以奔走爲能或謂石潭先生
質行君子也不當煩以此予謂之曰蕭君抑聞老
氏所謂靜勝躁柔勝剛治大國若烹小鮮者乎世
之士以氣自耗者也以氣自耗者蔽故其智內困
於毁譽利害愛憎情欲外疲於獄訟賦役簿書米
鹽一切市交炫名之私得以熒惑乎其間故邑之
劇且肘轄者或爲患君以道自勝者也以道自勝
者達其智恒游于世之繳矰網弋之外而彼之所
共勞乎其形悴乎其神者並不得以撼君而鬭君

而君獨超然若曠蕭然印綬而南嚮入而治文書出而采風問俗於其郊郎如向之所謂中貴勢人者與廚傳供張者朝且夕於君之襟帶閒予固知君應之甚暇矣故予嘗謂宓子賤之彈琴與巫馬期之戴星勞逸不同而孔氏以來學士大夫之所折衷或不以彼而以此者蓋有以也邑阻大江上多山水之勝都城宮闕之麗及我　高皇帝開國之遺烈往往在焉君能移其治官之暇爲我賦之否乎倘爲寄之山中予受而讀之固可以覘君之政矣

青霞先生文集序

青霞沈君繇錦衣經歷上書詆宰執宰執深疾之方力搆其罪賴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當是時君之直諫之名滿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會北虜數內犯而帥府以下束手閉壘以恣虜之出沒不及飛一鏃以相抗甚且及虜之退則割中土之戰沒者與野行者之馘以爲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無所控籲君旣上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諸將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國家也數嗚

咽欷歔而以其所飲鬱發之於詩歌文章以泄其
懐郎集中所載諸什是也君故以直諫爲重於時
而其所著爲詩歌文章又多所譏刺稍稍傳播上
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搆而君之禍作矣君既沒
而一時閹寄所相與譏君者尋且坐罪罷去又未
幾故宰執之侻君者亦報罷而君之門人給諫俞
君於是裒輯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傳之而其
子以敬來請予序之首簡茅子受讀而題之曰若
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遺乎哉孔子删詩自小弁之
怨親巷伯之刺讒以下其忠臣寡婦幽人懟士之

什並列之爲風疏之爲雅不可勝數豈皆古之中聲也哉然孔子不遽遺之者特憫其人矜其志猶曰發乎情止乎禮義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焉耳予嘗按次春秋以來屈原之騷疑於怨伍胥之諫疑於脅賈誼之疏疑於激叔夜之詩疑於憤劉蕡之對疑於亢然推孔子删詩之旨而裒次之當亦未必無錄之者君雖没而海內之薦紳大夫至今言及君無不酸鼻而流涕嗚呼集中所載鳴劍籌邊諸什試令後之人讀之其足以寒賊臣之膽而躍塞垣戰士之馬而作之愾也固矣他日

國家采風者之使出而覽觀焉其能遺之也乎予謹識之至於文詞之工不工及當古作者之旨與否非所以論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

右予所爲青霞序其文章詩歌若干卷僕盖僅得覽覩其所爲小言鳴劍及籌邊諸刻而序之者也已而卒讀終秦中多斷簡訛字以之覆青霞所故寄予者或亡或多不合予因前扣伯子敬敬復泣曰此特先大夫故帙之什一耳予少隨先大夫几席爲文章先大夫每落紙輒自喜屬敬繕寫累四十卷而予之從塞上返越也業

已裒次成帙將攜歸入刻而先大夫不可竟留之篋中比予歸而先大夫之始發難也督府以下故受牽執所嗾欲搆之他罪以爲功而外又以先大夫所從塞垣壁畫戎務一切便宜緩急類多與諸將帥以下不合甚且即其閉壘養寇詐馘奏功者往往發之篇什而其所最忌者方大同右衛之被圍也先大夫數移書促督府乘間勒兵襲虜破圍督府業已謝如約已而督府公懦愞竟不敢出兵城之圍凡六匝月幾陷者數矣而三戍卒從圍城中突圍出走也其二人

名某某者入以告於督府督府立笞斃杖下其
一人名某惶怖乘間走乞食道上或問之輒涕
告前狀先大夫稍就問之益憤激嗚咽爲書萬
餘言以告督府大略並指陳虜之虛實及縱我
兵窮擊之槩將以聳踴督府公也而文詞間又
稍稍侵毀督府督府愈窘不自安且恐先大夫
以其事聞之中朝因闔其御史互爲飛語上疏
以搆殺先大夫而又懼先大夫所著文辭稍及
流布則其中所載情事多與疏搆者不合它日
士大夫或按其事而覆之禍且不測也於是郎

日稽没于家因發先大夫所篋留故帙並燬之
而又以先大夫帷中故多弟子諸弟子必有副
本藏于其家復榜書于市凡藏某遺稿片紙隻
字者即按捕同罪於是先大夫帷中諸弟子相
錯愕股慄輙悉以燬而今所僅存者特小言鳴
劍籌邊諸稿故已入刻者而兵説八十一首及
它所著詩什與蘇司馬以下書則諸弟子間武
國忠所獨以死抗而私藏者也然武亦業已窘
陳所手繕稿欲燬甫焚香而禱腸若刃傳者俄
仆地若隕憂先大夫緋衣而劍叱曰子亦燬我

之遺文以媚帥府也乎遂驚竊於是大怖卽掘地為窟而以稿藏之故稍得無燬然督府又以某持憤咽累欷不自已恐為先大夫訟其事於朝也輒移檄過浙幷收捕予比逮繫過督府予泣訴無他罪狀督府曰爾父好著文章詆訶當世爾其悉出之吾猶當爾貸予以實聞督府益發嗔厲聲榜笞不已明日送御史臺御史臺復如督府狀榜笞不已誠守獄者三日內以絕狀聞當是時予亦分死矣翌日忽聞給事中吳公時來劾督府及御史罪狀詔收督府及御史臺

以下寺始獲出獄及出獄家已散而因遍從先
大夫諸弟子泣請故稿卒無可得晚僅得武君
所穴地而藏者如此其中斷簡脫字則又武君
故稿所不及載而或他弟子所私相口熟而傳
之者其令溧陽令茌平令淸豐及錦衣諸稿則
又釋獄後所遍從先大夫交遊中轉錄之者也
敬之所口誦本末者如此寺聞而系之以言曰
嗟乎古之賢人志士所被讒搆而以罪奪其官
或沒其身窘其妻子者有矣未聞有并其文章
而燬之者宋歐陽文忠公嘗痛蘇子美之被宰

執擊去其官也序其文章以為世之忌子美而擯斥摧挫流離窮厄其怨家仇人嘗出而擠之欬矣然其文章已自行於天下不能少毀而揜蔽之也嗚呼青霞之所罹既誅其身籍其家係纍其妻子而又舉其生平文章而燔之其慘割獨至於此又安在其不能毀耶嘻亦可以覘世變矣

贈黃縣丞擢丼肅行太僕主簿序

予嘗按秦漢以來方其困於戰鬬離合之際則世之一切材智辯慧瓌瑋倜儻之士並得以乘間構

會售其所長以自見于世傳記所稱奮於牧豎起於鼓刀者何可勝道也天下稍屬晏然無事則上之人操品資循繩墨以隔絕天下之士天下之士非尺伍不列非鴈行不進雖有異能崛出者亦共爲之偃蹇浮湛於下寮而不復敢希覬上之人離品資劑繩墨而任使之也已今之世海内爲一車書會同然而北困於虜南困於夷海閩廣之州荷戈而鬬者不可勝數抑所謂外若宴然而中寔未嘗離於烽燧之警鼓鼙之馳者而世有材如歙州蒲江黃君者顧猶特以貲爲郎來丞吾烏程嗟夫

君非千里之鵠而羣鷄鶩而啄且啖者乎君渥顏長髯機頴絕倫每與語及當世之務若干將莫耶之剸犀兕而截鯨鯢也寻頗奇之又三年君始以能改甘肅行太僕寺簿於乎甘肅者界陝以西所當漢之燉煌之地即武皇帝所城築以斷匈奴之右臂處也君生平過州邑好觀山川形勝城邑阨阸指畫古今利害得失之際君今躍馬而過之得無翹然自喜露彼所謂材智辯慧瑰瑋倜儻之奇如古之邊郡之士而置塞以聞者乎　天子春秋高其厭亂思治也久矣或旦夕下　明詔徵斷

跐非常之士而驟顯之其及君與否抑未可知也

贈林金壇給由序

友人金壇簿施君於其令林君之以考最行也壘其所橐爲令溧陽而碑者且移書以告之曰茲碑也卽故司寇南坦劉公所手次其溧陽之德政者也劉公於君爲襟帶交其不輕許可人君所知者其所稱侯明法而廉吏民於其去而不忍忘之者若此可以知其人矣君得無意乎又告之曰侯之令溧陽特由其始釋褐綰 天子印綬出吏茲土況特以期月爾其再至金壇也則侯之習 國

家之法者日以深所問風於其土而能盈縮之者日以洽二三年來數遭凶旱水溢侯之所以日夜吐哺而捍救其間兩漢循吏傳所載桐鄉以下不是過也曩溧陽猶特以其邑阻輦轂下所當鋤奸讋猾之政數多故於其去而輒思之爾若吾邑則侯之所以字其吏民也往往出於世之俗吏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外而吏民之相與德侯也抑往往非簿書期會聽斷役賦之所能盡而怛乎中藹然繫乎父子兄弟肉骨手足之間而不忍其去者侯未行而吏民之思相與絺車而遮道及伐石而

鑱碑者已介遠近矣侯之所習於民者如此君好文辭而海內之名賢學士因君之評次得失以爲重於時者多矣君抑亦肯爲引譽其間以遺於世乎已而適予故所令冊徒吏民過焉以施君之言覆之蓋冊徒於金壇爲鹵錯壞其所稱述林侯者亦大較與施君之言合予因低徊久之爲之書以復於施君曰前縣劉司空所爲碑系則侯之治溧與溧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可知之矣後縣冊徒吏民所口則侯之治金壇與金壇之人所以志侯之惠施而不忘者又可知矣按侯治行

當與兩漢循吏傳所載無以異予雖未及面林侯然古之人有讀其書聞其遺事顧爲之執鞭者而況生而幸及與侯同時乎幸爲告侯曰侯之茲行也當入爲　聖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且次跡公卿矣然所當朱轂而馳予雖不能從抑願以憂思而叅乘乎其間侯其許我乎否也

送沈伯子赴塞上輦其父叅軍公遺骼返葬序

予友叅軍沈公之上書忤宰執也賴　明天子仁聖特薄其譴徙之塞上宰執既深憾公及其徙

塞上又嗾諸將帥以下互爲飛語以搆之公遂坐誅并繫縲其妻子至不得收葬當是時海內學士大夫無問識不識其爲欷歔流涕而悲其以忠受戮顧不敢訟其事於朝而公之骼亦遂稿覆塞垣下迄今未返也已而搆公者以罪去又若干年故宰執亦報罷而公之子敬乆匿名姓竄山谷始服衰出因以遍謁公之友及其門人故吏將謀所以輦君之骼而歸葬之也予於是解囊中金以投之而告之言曰屈原忠於楚故以其身投汨羅而不悔伍胥忠於吳故以其身爲鴟夷浮之江而不化

先叅軍之以忠殉國家於原與胥無以異者夫其視死猶之生也塞下即從塞覆之矣吾聞季子之葬其子也猶特寄於嬴博之間故叅軍其肯以沙磧蟻引之骨嚮兒女子窾木為匱剡藟為緘纍纍然必返乎故丘為耶於是敬聞之泣下亦泣因解所佩劍以挂之左肘而復為言令告之叅軍曰叅軍雖已沒而其忠義之魂猶當憑塞垣之戰馬而陣嘶者其能躍乎所贈劍而以之衡擊虜騎也乎雖然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也故狐之死也猶首丘況 聖天子覺寤近巳罷叅軍所故詆牽

執曩所熒惑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絃而聽海內外之士喁喁嚮風矣參軍其及明時以遺骼而返乎中土雖沒其身猶不及其身之後也乎敬聞之復泣予亦泣因書之

號纂所發成國家者一切屏去改絃而聽海內外之士踴躍嚮風矣豫軍其及 明席以禮遇而返乎中土雖沒其身猶不及其身之後也乎微聞之復泣于亦泣因書之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楚範序

楚範者予友雲間張君王屋所嘗讀楚屈原離騷而論著者君少負雋材好讀古先秦以來百家之書頗自喜間著詞賦詩歌則又多倣漢魏晉宋下及唐開元天寶大曆建中以來詞人之旨而揣摩之而無不得其似方其爲諸生時卽與邑人徐奉化伯臣莫方伯子良何翰林元朗祠部叔皮以聲

詩相倡和海上當其宴歌遊覽情興所適輒分曹而賦相與比音節刻句字抉腸劌腎以極騷人之變片楮所落學士大夫共傳之以為希世之寶歎賞不置而君之才譽亦遂與諸君子後先鱗次相望海內矣然諸君子僉舉進士翱翔中外或由州郡貢待詔承明著作之庭而君獨窘晚歲始得以貲補臬掾嗟乎以君之材假令遭漢武皇帝時固當附東方朔司馬相如枚皐之徒連翩金馬日給尚書筆札屬之抽毫揆賦也即如唐宋盛時倘許公卿論薦君亦或得以掌故之職曳珮闕庭矣當

亦雍容雅麗點綴國家之盛安得蹇滯沉困淪落擯廢若此豈非命哉然予竊疑君也少師徐公好士之名滿天下海內遐陬僻壤林棲壑錮之士無不網羅于朝而君其邑子也且聞稍托姻戚肺腑間君介然不以求於公公之門下賔客廝役亦卒無有爲君薦之者豈君固有所自喜而然與不然君貌故侵豈以是中沮之與傳不云乎虞卿非窮愁不能以著書自見於世君惟困阨而不得志故得以恣情山澤之間發其憤懣慷慨跌宕瓌瑋之奇而爲詩歌文章之盛者如此楚範者君抑自悲

以才廢當其數手天問卜居漁父九歌諸什而讀讀而欷歔嗚咽不自已遂以累箋簡端爲之論次者若此亦賈誼出長沙所爲投書以弔湘水而因以見其微者也嗚呼後之讀是編者抑可以弔君而併知君之所屹然自重者蓋在此而不在彼也已君名之象字玄超王屋者其托而自號云

壽太宗伯潯陽董公序

大宗伯潯陽董公之罷政而歸也或謂公之才傑然名世鉅人其於 中朝機務與海內外險夷措注若席之掌其於當世文武吏士所可以內領藩

泉州郡外控疆埸戎徼無不盡籍而肆畫其人學士大夫所共卜之旦夕入為　天子師傅者也不當去或又謂公以文章入侍從　先皇帝久矣　先皇帝方厚倚之入直齋宮日夕賜尚書筆札大官酒食與宰相等其所上章輒手誦禁中不置已而忌者猝起又適處田竇之間而門下賔客或兩相附而構也會公以疾出休沐輒陰擊之以去于時逆之道上而以所聞者席扣於公公金抵掌笑而不以答也公歸而角巾野衣日與里中故人徜徉詩酒間當其客至輒投轄盡醉不厭也

別穿曲池築層榭繁花名樹檻列其間仰而聽鳴禽俯而窺遊魚歌兒數輩令之吹竹而揚絲雖河橫月落不知夜之央而曙之至也間讀書數手莊生馬蹄秋水諸篇坐花下箕踞而歌嗚嗚然花陰移而日景昃猶不置當是時雖賓朋左右亦不以解也或語及當世公抑嘿然不以應久之公且年六十姻族支庶以下浮觴前壽予適酌而言曰間按古今傳記其所稱當世賢才外以負天下之望而內以席主上之知然猶位不滿德業不售志何可勝道哉漢之賈生吳之張昭晉之庾亮宋之謝

晦是也語不云乎刀鋸則割龍逼則爍卽如
先皇帝臨御以來執政之臣互相叱咤雷擊而風
馳其始爲成都一變而爲永嘉再變而爲貴溪三
變而爲分宜其所相嚮而矜恩讐發睚眦於今流
波者未巳也蘇文忠公嘗記韓魏公醉白堂且稱
魏公相三帝而安天下矣猶恨不及白之盛年乞
身退而洛居者十有五載外得以選山水之勝而
内得以恣聲伎之奉兩相推附且不欲以此所有
廢彼所無推其意蓋欲爲古之逃虛匿名者而不
可得也由此觀之古之位極人臣勳蓋當世猶不

志履盛而危者如此此其所以進而憂廟堂之憂而退而樂江湖之樂者殆亦深且遠矣公於今也抑或可以醉白矣乎客曰然遂書之

贈殷石汀按察使序 代同年莫方伯作

君子之欲有爲於天下必其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摵之以其非所堪也而弗顧投之以其非所好也而弗受夫然後可以爲國家捍大患成大功而聲施於時否則世之相爲浮湛沓雎者埒耳而烏能有爲乎哉石汀殷公之擢給事中而事 先皇帝也數以諫諍顯會方士以禱祠熒惑左右公卿

以下僉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或以諷諫署公耻獨不與　先皇帝震怒尋被逮繫榜笞闕下公於是固請外徙巳而督學粵右粵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按故事非士大夫所自請者也未幾中復有撼公者廼徙滇滇郎古邛筰僰嶲之地也武定夷酋沒而婦與姑鬩而兩立公持議以夷治夷且令解鬬而罷去也或者欲乘釁因之爲功輒謀與兵誅之巳而兵僨酋且走蜀顧欲詐以捷聞公於是復發憤謂爲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如是乃移牒自劾其議遂寢未幾酋卒來歸而直公者軒然

于朝矣予故聞公直諒如此及入浙公適爲左叅政予望而貌公公魁岸倜儻多大略間以所聞者覆之無異也予竊按公本末世之所難者有三假令公繇諫署時稍共爲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而何至於有榜笞之辱及請外徙稍擇善地以自便無不可者而何至於遠涉瘴癘之徼當滇之帥府以敗爲功公特領之可以互冐搴旗斬馘之賞又何能坐受乎囚欙之縛從而折之其在諫署所難者公猶羣諸長貳似不能獨抗而其在粵與滇時則公之皎然不射利不詭名尤公所獨也嗟乎其

公強悍之材堅忍之氣有以持衡于其間則其撼之以非所堪投之以非所好也且隨今之學士大夫相攘袂揚吻以翺翔於榮名聲利之間也已其能章章若是乎今且擢江西按察使以行于同諸僚佐祖之錢塘之上告之曰頃者中外有司頗競武健爲綱罟豫章之間刻鑠特甚寖寖乎漢淮南之憏矣公茲行也得無憐之乎　聖天子初御恭儉仁厚之德盎然海內外且公之所持者如彼以之而移乎此必能宣　主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疏獄市也衆曰然遂書之

贈范屏麓太史還朝序

蘇文忠公之刺我湖也曰其地君子而好文小人而寡爭其民足於魚稻菱芡桑麻絲枲之利而簡而易治蓋樂其風土之厚故也近年以來山谷閭里之間沓若不相及間攷之學宮及士大夫出而遊於朝往往同聲則相傾同位則相危甚且裂眦相嚮與儀秦餘耳者無以異正德來予所耳聞而指畫爲之欷歔嗚咽涕洟不忍道者數矣予嘗讀國風至唐之什或謂猶有帝堯氏之遺焉及史記所稱三晉多傾危之士豈山川風氣升降不同自

古記之邢太史范屏麓君于湖所稱大雅君子也舉進士第一入爲　天子翰林侍從之臣蓋宋賈安宅以來數百年而一見者于嘗涉弁山之巔鼓枻於苕霅之滸輒欣然神移以爲山川之靈所相氤氳盤礴孕其奇而吐其穎異當於玆人焉發之出以羽儀於時而師傅　天子翱翔四海者也未幾以流言左遷矣間接遠近所口乂往往多起苕霅之間其歸也間以扣君君亦輒笑而不以答也久之中外之議翕然隨以定尋且召還京師嗟乎翰林供奉起隋唐間天子數選天下明經博

學文章詩賦之臣置之左右然亦數出入州郡而
天子於其出則賜宴又召公卿僚貳以下共為供
張都門道相與飲餞而賡歌之以詩其入也亦如
之非必白首詞垣也我　國家宣德來始以翰林
塹內外之士矣君茲出也固無恙於其還也縱不
敢望　明天子按唐宋故事其公卿僚貳以下
或亦供張都門道而賦詩迎勞為之矢歌其間如
古昔盛時已乎吾聞太史出則採詩歸而獻之
天子于特為文餞君而系之以騷騷亦古詩之遺
也蓋悲君之出而慶其歸上按國風之刺下及騷

人之變相與抒其憤懑抑欝羈愁不平之懷以吊
且慰於湖之山川者爾君縱不以獻　天子其
公卿僚貳以下賦詩迎勞當或有聞予什而和之
者其辭曰弁之山兮崒崔嵬中有玄豹兮光陸離
七日不出兮霧雨其霏毛且澤兮金虬螭胡爲乎
狡斯人兮虞之施令我心兮欝嶹伊苕之川兮渺
曾波中有蛟龍兮不可屠匪鰌與鯉兮鴈與鳧薄
日月兮噴江湖胡爲乎狡斯人兮或張弧令我心
兮渀滂沱噫玄豹兮遊長林噫蛟龍兮宮且深叢
薄晝冥兮互吐吞干將莫鋣兮扣　帝閽日星耀

兮魑魅湛瞻彼美人兮廻故轅珮明月兮雲之端

大司馬羽泉劉公戰功序

予按傳記古者邊圉之臣有二方其寇之未至則靜以待之謹烽火遠斥堠儲餱糧飽士馬而有以爲戰勝於無形法曰守如處女是也於是時而先之則爲兵端爲財蠹及其寇之旣起則先其至而奪之按形聲揣虛實擣心膂亂耳目而有以不祟朝而破之法曰距如脫兎是也於是時而後之則爲弛敵爲老師之二者其間不容髮而其得失則千里者也浙湏自島夷蝟興以來故督府以羽檄

徵天下之材官騎士而無竭十一州郡所入以贍之
時雖有覆敵之功而其民巳勞矣我羽泉劉公之
按節而臨鎮也汰冗兵節溢沸謹筦鑰偃旗鼓惟
擇諸將帥及州縣長吏與民休息當是時公之幕
府晏然不聞金革之聲傳所謂無智名無勇功其
與晉羊叔子輕裘緩帶特以風流文物爛然自媚
於江漢之上者何以異也巳而豫章宣歙之間鑄
山之盜突然崛起者數千人狂駭四出䟦跳鷙擊
遠近州縣蓋惴惴矣按故事非公封以内者也而
公朝聞諜暮即卷甲而赴之躬爲席芻糗斬蒿萊

蹈湯火扼險隘散黨與乖其所之寇不及列壘而持布伍而陣而公戍兵所剟雖他州縣抑未繇偵公之至而餉之者已而斬馘獻俘凡若干而寇遂以平當是時公非五代時王鐵鎗所爲一日一夜走三百里而破德勝寨者乎或曰公於兵家處女脫兎之說葢兩兼之矣故公秉鉞以來諸州郡企懷其鎮靜寧一之仁而絕無括財募兵之擾已而寇起諸將士則又若服其嫖姚超忽之氣而堅其躍馬死綏之志者也事聞于朝　天子爲之賜璽書出金帛爵一子而從征文武吏士以下犒賚

以差時則公又退然遜避若不欲以兵革自處者嗟乎公之心抑遠矣明年公以南京司馬行外史茅某特撰次其事以告采風者

奉贈少司寇林退齋先生入朝序

退齋先生繇持節塡荆楚時劾某御史不法事退而歸臥於閩越之上也已二十餘年矣道日以固聲問日以流按閩越者與中外卿大夫所按氏名書而聞之於朝葢數十上不果用頃之　今上改元詔還天下故所放黜勳舊及直言敢諫之士時則召先生爲刑部左侍郎道出浙水上浙先生

所故督學州邑也於是帷中諸弟子禮部尚書董份而下凡若干人共携罍餞之道左以次稱觴上壽坤廼酌先生援琴而鼓之一行前伏席言曰今
天子踐泰階御黼扆一時左右輔翊諸臣繩繩詵詵矯翮王路播休問鬯德音清廟之中泠然宮絃起商絃俯小大疏越各得其所雝雝乎虞部之音也薄海內外谷撼者嗷泉沸者洌吹萬不齊賡響不絕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百獸和鳴走蜿蜒而舞鱔鯉也於乎盛矣豈非百年一時乎哉先生行矣先生飲少稍稍顏且酡坤廼再鼓一行

前言曰治國家如拊絃曲直繁瘠纍纍乎各中其窽無令爾疾無令爾徐語有之曰大絃急者小絃絶此言雖小可以喩大不然元祐以上故事可按而覆也坤廼復爲變徵之曲先生矍然者久之獵襟正纓辭席而起於是書其言以爲別

贈元洲張公總督兩粤序

元洲張公繇尚書郎出典郡翺翔藩臬已而廵陜右所至以廉節彊幹聞當世及入爲列卿未幾按節出督淮漕頃之復移督兩粤兩粤者南捷交州東盡海北際長沙西包桂林緣象郡所控州郡長

吏及夷酋以下葢方萬里也當是時公以名才臨鎮或謂粤以東潮惠之間瀕年多山海盜殺略吏民粤以西則古田之役舊矣當僉籍公威望以厪彼疆土予同年友凡若干人共携樽罍祖之淅水上公以予故從吏於粤稍稍有聲或及詳爲擘畫而指次之者也數聆予予爲公起借筯畫地言曰古田者梳省而穴然已六十年于兹譬則支頸之瘿也其疾已痼其治非砭石不解其法似當緩潮惠者故所縉冠帶之州而四三年來特刼於髭鬍之嘯聚而蔓延四出者也譬則腸胃之癰也其患

方劘其沿特導之而已其法爲最亟于竊謂粵以
東當擇將帥矢石之士以爲形聲且下教約法與
衆更始首之以翦渠魁次之以携黨與又次之以
散脅從而綱紀州郡廣恩澤播威信務爲勞來安
定而吐哺之醫家所稱蕩之以汗下之劑而佐之
參苓是也若粵以西則不特古田也南爲八寨斷
藤峽東爲荔浦永安以整府江一帶大略埀懸崖
棧壑深林窰箐以爲固者也其中則饒膏腴之田
竹木砂蠟鳥獸羽革之材韓襄毅公所芟刈羣盗
以來大者方七八百里小者二三百里人煙曠稀

部署不設倘檄東蘭那地諸夷酋令得以且屯且戍而羈縻之因之以割州邑長子孫於其中則他日歲可罷戍兵之半而其地固可籍狠而牟也此則以夷治夷醫家所稱翦之剔之鑽之鑿之是也語不云乎或為鷙擊或為兎薙其識深其器達公今之武庫也以之襟帶百粵固當如莊生所云庖丁一朝解九牛大者髖髀小者毛葦而銛鍔不以試者公顧衆而曰唯唯遂書之

送殷白野先生序

嘉靖乙未予罷試而南也道逢殷白野先生於易

水之濵盎泠然霞矯者也予竊異之而先生亦莫逆予也兩人者遂爲縉帶交已而與予後先舉進士幾三紀于兹閒按先生服官月日特三之一耳其爲尚書郎也以病不習北風土上書乞南徙者一以病上書罷就醫藥者一其叅外藩也以病數移檄御史及御史中丞乞免官歸也至於再至于三僉不從已而得假他行役來歸也以病不出又不從及擢督學貴州遂以病上書致其仕而歸歸且十餘年而諸臺諫侍從及執政以下僉以先生年未艾且經明行潔不得令置之巖壑也復起督

學予浙上官之日則又病不及臺叅御史及御史中丞輒移檄不出又不從未幾改叅江西以行方其爲尚書郎也入省署視草治文書以吏業聞尚書令數善之然不以他郎等視之時時得以病告出休沐也予間過邸第先生蕭然臥繩牀左麈拂右圖書間與之語惟繕性習玄而已他不聞也世所稱郎署間以聲名市交先生皆不以及也其叅外藩時予以罪廢不及同官遊聞之他同官先生亦以身綱紀州郡之吏省獄約法與民爲便安而御史中丞亦數以治最聞然習知先生病不敢以

他藩臬朝夕褁章服臺謁相窘迫亦時時得以病
閉閤治事也先生既多病恬於勢利於中朝貴游
一切謝絕不願與世俯仰然望日以高聲問日以
流而其服官而托病乞山也則士大夫爭挽轡留
之其來歸也則士大夫爭請璽書強起之豈非莊
生所云避影而之乎日中者身愈疾影愈多而先
生於世之軒冕組綬也殆推而不能去之者與予
於其行也祖之西湖上而告之曰予觀嵇康癖於
鍛淵明癖於酒楊雄癖於著書古之人嘗稱其有
所托而逃以予觀之非逃也彼皆有所以自悅乎

其中而於世之馳騖戰鬭浮湛突梯悲喜愉佚彼皆厭䙡之傳所謂皭然泥而不滓故也若先生者無亦癖於病與抑亦有所以悗乎其中而世之馳騖戰鬭浮湛突梯悲喜愉佚殆蠓䙡而蟬蜕之者與先生行矣他日翺翔列卿　聖天子倘按宋太平興國間聽冲侍郎表請終南故事予將結廬於湖山之深俟先生以時謝病採藥而過焉可也

壽費母八十序

予少嘗父事費處士處士以勤苦起家槖千金饒其魚稻桑茭之利以供祭祀宴賔客又能別穿陂

池築園林以共郡之鄉大夫相遨遊處士雖布衣而鄉大夫亦數憐其好客而忘疲也歲時伏臘或當其名花嘉卉清泉怪石之座而數過之處士輒能極其雅歌投壺樽罍奕射之娛以揖讓乎其間無歌也處士於弟悌往往能推其所有以分之弟終其身獨以氣力抗門戶不以州里賦役窘之也當是時里中人推處士之賢則本之曰以費毋之能妻而爲之助也已而處士沒其子伯與仲又能世父之所以悌其弟者兩相善兄卵覆其弟弟纘挾其兄甚雝且睦也其好客雖或不逮而以詩書

冠帶之澤文其身以及其流裔則又過之也於是里中人則又推其伯仲之賢本之曰以賁母之能姆而教之也然皆閫以外之槩也久之母以其仲之女字吾甥吾夫人過而侍之歸道母之環珮琚瑀之節珊如也其女之歸吾甥也上以事翁姑下以御妯娌於井臼滌紉之持穆如也則又稱之曰母之閫以內也又如此嗟乎若賁母者抑可謂古之形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賁母年且八十其子伯與仲相與引觴上壽而予既嘗父事處士翁則母事母於是鴈次伯仲後亦相與引觴上壽

且祝而曰始而毋之所以事我處士翁鷄鳴之誼也再而毋之所以教其子與其孫敬姜之遺也若費母者信無愧於古之彤管所載婦人女子之賢者已客聞而私謂之曰是可以爲閭里勸也遂書之

郡太守栗東巖入覲序

嘗聞吏之持廉者務法勝持厚者務恩勝斯二者材指各有所近其勢然也予故間按傳記所載西門豹郅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之屬僉以廉節名當世所至以亟疾苛察相高刻轢爲威蝮鷙爲

明而天下之困於法網者過半也迺若曹參文翁而下大較破觚爲圜斲雕爲朴要其施行特勿擾獄市與風厲學宮而已於是時可謂山谷藏瑕而川澤納汙矣然治以清淨而民到于今稱之人士或謂二者不相入似矣以予觀於郡太守栗公其所持廉古之懸魚拔葵殆無過也然而下車以來奉職循理吏民所上罪狀輒按坐骫法之大者餘金貸之其律所上下輕重輒擇輕者予之縣大夫或不勝其武健又輒平反之暇則引博士弟子過帷中與之讐經校藝而已他不以及也世所稱一

切揚湯止沸而亟疾苛察以獵威名於天下者非獨厭薄不爲又從而耻之嗟乎公之廉豈古者公孫儀之廉而非西門豹鄴都張湯尹齊嚴延年尹賞而下者之廉公之治郡豈卽曹參氏之於齊文翁之於蜀而嚮所謂二者相悖而不相入豈其言卒以半驗半不驗邪嗟乎吾固知之公之廉近於道者也非世所矯污以攘聲者也公入覲 聖天子坐明堂而按治行公且爲天下第一恐不特今之吏以廉節相聲稱者而已

送鳳亭昌公還南省尚書郎詩卷序

鳳亭昌公起家進士二十四年于玆矣始爲寧波理聲籍甚　天子且召爲諫官已而坐忤執政改尚書郎未幾徙武攸徙高州頃始繇我湖郡丞還南省公之同舍郎大者歷卿相次者持節臨鎮最後者猶連翩藩臬僉乘朱轂曳金龜焜燿當世而公獨纍然江海迄白首廼還三署客或以馮唐呼之數移故所嘲楊雲難曼倩者誚讓公嗟乎此可以覘公澹宕之槩也已於其行而餞之苕水之上也郡中學士大夫及門下賓客能詩者僉相與倡和若干什屬予敘其事予覽睹低徊久之始讀

騷以下歎曰此楚宋玉之辭也愍屈原之爲上官大夫者所害而於以悲秋氣而傷春心者也讀五言古歎曰此晉陸洗馬所擬西北高樓之什悲賢才不見用而以之撫琴瑟紛哀響者也讀七言古歎曰此唐王右丞老將行嗟李廣不封侯所當枯楊生肘猶冀掃鐵衣賀藍一戰也讀五言律歎曰此張丞相說岳州之作未及還中朝吊楚塞顧秦宮而欷歔於故人之宴別者也讀七言律歎曰此杜甫秋興當孤城落日而依南斗望京華者也讀五七言絕歎曰李白者之玉階怨劉禹錫由武陵

召還都亭聞長樂鐘而以愉以佚者也予又言曰聞古稱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而不誹諸君子者於公放逐之久所當悲歌慷慨之情而數以擊筑舞劒淋漓宴酣於酒人者之側金及洒然而賦矣然公深於道者也豈以世之升沉顯晦激射嚙楚其情乎哉乃相與臨流洗盞再酌適聞有鼓枻而吹洞簫者其聲嗚嗚然引商刻羽若韻諸君子所歌諸什泠然而過者也明星在天三五縱橫上下水波闃無人聲公迺默默然獵襟起卷予輒抽毫遂書以別

壽駱夫人序

予嘗讀詩及漢劉向列女傳所載先王盛時上后王君公下逮卿大夫士未嘗不由聲珥房闥之間爲之相且助故於其時內有關雎雞鳴之賢則外有素絲羔羊之化此其風教然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其能以道自勝者或不中絕而其不能者亦稍稍以家爲累者多矣無他非獨縉紳先生學問不明而古者女史彤管之教并失其傳故也間按魯敬姜者其爲穆伯之妻文伯之母流風蘊義於今猶有未輟焉者予鄉駱太史公始以文章侍

從　明天子金馬石渠之間稍與世俯仰可驟通顯然公獨頽然甘澹泊厭盛麗予間過邸第蕭然壁立圖書數卷而已未幾上書乞山去予亦罷官歸欲移書招公爲社遊共尋孟東野故處而公忽病革矣予過其里弔之特半畆之宮挂之谿山薜蘿之深籍苔而坐倚木而嘯環堵之間與楊雲陶潛故宅無以異遂前問夫人無恙否客曰食故脫粟飯服故練衣猶昨也予低徊久之不覺爽然自失歎曰太史公可謂冥鴻矣然夫人者何異於敬姜之爲穆伯之妻也已而與公子遊公子沉深

慷慨多大略雖未及遊仕然迹其自好殆與太史
公故旨無間者聞公子所從湖中雋頴之士十餘
輩爲縉帶交于時時過諸君諸君時時稱公子賢
能以母教爲吾黨俯而結襪者于竊嘆曰此又何
異於敬姜者之爲文伯之母也嗟乎若夫人者其
賢於世之簪珥房闥之間抑遠矣夫人年八十諸
君數中吳生文叔李生君夢徵予文列觴上壽于
次其言歸之非獨賢夫人抑且感世之以家爲累
者之故於以慶故太史及公子者之遺而且以系
他日採風者之錄也

吳興明道錄序

吳興明道錄者錄郡太守栗公所萃七州縣之士而課之明道書院者也公治郡以漢循良稱且念我吳興故名郡而邇年來所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者寥寥僅數人間按郡誌所表科目士不能如隋唐去宋爲遠甚歎曰古稱天目之山苕水出焉其所逶迤縈伏而於以縮城而北山水之秀可餐而掇者無異曩時也無廼郡二千石未及文翁之於蜀常衮之於閩越已乎又按宋郡太守得滕公宗諒孫公覺蘇公軾晁公補之王公十朋輩並

以世之名卿出而典郡其風流藻雅爛然可睹也
因又歎曰無慼乎宋之獨盛也於是闔七州縣之
士而試之拔其雋者數十人聚而課之明道書院
月一試或再試三試公躬爲之校讐句字引六藝
之深者折衷其至於是時七州縣之士無不人人
發憤淬且礪凡試之明日人士輒傳諸生所爲文
過齋中予初讀之猶荆棘而砂石也再讀之翩翩
乎來矣又久而讀之汩汩乎泉之出峽倏而撼谷
倏而崩崖風雨晦明一夕千里者巳嗟乎秦之士
多技擊楚之士多劒俠此特存乎上之風厲者何

如耳蜀僻西南絕徼漢得一文翁司馬相如王褒輒輩出閩越特缺舌唐得一常袞於今爲冠帶俗且右齊魯而况於予吳興乎况宋故嘗以文獻巨擘海以内者乎梓人者裒而刻之乞予言弁諸首予特爲書之且以徵諸士他日之第何如宋盛時采風者過弔予吳興山水倘曰世固有良二千石滕公宗諒孫公覺者在古今人同不同亦未可知也

壽姚近川別駕序

始予之待罪南省爲司馬員外郎也數視師江上

陶君蓋以孝聞於楚者也楚之學士大夫過吳門數稱君五歲而孤母夫人煢煢然闔守而帷視君亦煢煢然色養而左右之其問寢視膳珍從視哽之節曲儀少禮之所不能載閭里族黨之所不能口其最章章著見者方其舉於鄉也輒以母夫人辭不應試母夫人三強之始上計偕久之例遊太學復以母夫人辭久不行母夫人病且瘦臥一飲一啗君必親醫自外至君必蒲伏牀下抱左右手視之日所爲母夫人櫛而落髮也不敢毀一莖沒且盡以歸諸殮餘則別爲囊而佩之終其身無間

寒與暑不以或遺者先君子之葬非所以妥靈也
悲哀絫欷者幾四十年母夫人沒輒卜佳山水改
封而合葬之當是時陰陽家多忌且疑故藏或毀
矣君號泣而繼之以血卒啓視之其所藏遺骼與
衣冠含玥盎然如春容生澤也豈非君之孝行之
至動天地感鬼神愍君百年之慕而故慰之以一
日之躬為追承者乎客嘗有以鳩巢于君之堂間
多異徵而歌之者嗟乎王祥臥冰而鯉躍孟宗號
野而笋茁神明所佑自古記之矣其諭吾邑也不
數月聲籍甚諸弟子詵詵然刻志慕誼如聞古司

壽周近湖先生序

予友周君少多雋才善屬文與童君漢臣馮君覲張君洙蔡君汝南暨予輩並聲而馳君之操觚而肆往往揣六經及諸子百家者之深以之嚙射蹀躞其間細者引匏竹洪者撼山谷間發之爲幽響別調則泠然若懸崖之泉噴壑之瀑而凄然不知風雨之驟至也當是時予與諸君子並奇君俄而予暨數君子後先舉於鄉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翱翔四方矣而君獨窘試事罷去予過之未嘗不疑且怪天之所以豐君之才而卒以之坎壈乎

其遇也若此然未幾數君子者纍然委化或始仕或強而艾隕次鱗屬凋落殆盡其所與歲時往來西湖之上問以之戴斗笠携竹筇躡氷雪眺巖阿拖犢而嬉援琴而歌蒼顏白髮頹然乎山水之間者僅予兩人耳嗟乎豈非天之縮君於其彼而故以售君於其此顧予亦以蹇且朽幷得附君至于今豈偶然邪隆慶庚午秋八月君年六十帷中諸賓客相與邀予共爲浮觴前壽𨗉酌而呼曰君第飲彼數君子者墓且宿草矣不知其所共髭髭猿鶴而朝且夕者何如也予兩人者又安得時時青

白眼相嚮相與宴酣淋漓乎哉客曰然君亦笑曰然遂書之

壽明齋劉先生序

明齋劉先生者布衣而世齊魯之質行於其鄉者也以其道劖刻其躬及其子其子侍御公某始繇進士起家爲尚書郎也即以聲顯郎署間　天子推恩下　璽書以其爵爵先生當是時鄉之人榮之而先生獨逡廵惶恐瞿然移書以復侍御公曰　天子之所渥爾之寵以及其親者非特以朱衣象笏而蟬冠我也將以本而所自也而第以

道守其官膂力　國家爲世石畫臣斯則不負明天子吾褐而衣側注而冠終其身焉抱牘以遊可也不然異日者饗之以列鼎珮之以黃金吾甚慚也巳先生行年且六十侍御公於予邑侯鄭公爲同年交於是稍稍口先生故所爲質行者之槩并所移書於侍御公者而因屬予爲文以壽之且告之曰先生之禔身也如此其澹然於世之榮名利祿之外於世所羶聚而蟻引厭而遺之者如此侍御公且爲世聞人矣猶懼或不能遵其教以飭其職而皇皇然督過之者又如此甚矣仁人君子

之心也史遷所稱素封者或不以及是不可以無
傳也予聞而獵襟起歌雅之詩曰令聞不已茲則
明齋先生之所爲壽也茲則侍御公之所以顯其
親而壽之不朽也遂書之侍御君劾執政坐戍且死明年詔復原官贈少卿惜哉

壽雲石鄭侯序

國家洪武初起草昧故其時治吏尚樸茂宣德弘
治間右繼體故其時治吏務恩澤迄代以來稍稍
聲名相高而吏業衰矣上之人方持耳目以操天
下功能之士而下之士不得不相與各矜其功能

以赴天下耳目之嚮抑閭右深文法飾令甲恣獄刱設缿筒廣偵諜甚且苛察不已或爲推滅推減不已或爲愎鷙若甯成毋將郅都嚴延年之屬吾不知於洪水之灾何如耳而世且譽之又從而尊官厚寵之此其功能吏之所嚮邑里多痌瘝幪巾赭衣者相望有識者厚爲絫欷太息而卒莫如之何也嗟乎以予觀於今之世若吾鄭侯者其諸洪武宣德之遺者與初侯之下車恂恂然不勝衣與屨訥訥然不出口吾嘗望而貌之而故知其爲仁人君子也已而召諸長老問民疾苦怛形於色一

切政令賦役惟恐不能席民望諰諰然必推擇至
當然後相與便宜施行訟者過無問細大必根黑
白約繩墨質者原髡法者伏辜令人人俛首謝去
卒無後言今且三年于茲矣侯之操行務潔白益
然若秋水人不敢以非義指汚之者至於世所故
以聲名相高處侯獨厭且耻與比伍善乎古之言
曰子產者衆人之母也若吾侯者斯近之矣邑博
士弟子共徵予言將入爲侯壽間聞老萊氏年七
十猶衣班斕衣弄雛於母之側以爲嬉戲顧予衰
且老其所附諸君而母鄭侯者竊不敢後也不知

諸君之入而捧觴上壽倘以予所次候者而相與綴之弄雛之末否乎

贈姚海屋序

海屋者養生家所放言海言澤屋言陸自托以長生不死之秘而能以其身遲天地陵谷之變遷爲之計籌于其間者也然特故爲眩幻不根以自肆於泉壑之間若遺世者云耳豈其然乎哉予内弟姚君翔卿少負雋才善屬文聲满吳越間已而數窘於有司遂棄去又多病因壹意於養生雖不習養生家守中致虛内外丹砂之說而其謹服食節

情欲於世所俯仰馳騖終其身焉以耗其精疲其神而不之止者君一切擯之而内不以緇乎其心外不以纇乎其形客或語涉則弗耳弗聞也好讀易手腕間恒懸以象齒畫損頤二卦於其上雖寢食不忘左眄也君獨支一室猶自謂願附古之青鳥之使東出遊海上相與嘲弄乎日月歌詠乎雲霞庶竊其似以之長年可也於是自號曰海屋子而移書以報予於華溪之上予讀而復之曰君獨無聞莊生者所謂以瓦鑄者巧而以金鑄者拙乎哉故世之攝生者漆漆然軀體毛髮之間以寢衛

其伏卵而養其嬰兒其與世之忘生者營營然富貴聲利之間相與競其臭鼠而攫其鳶鴟雖淸濁不同其所徇一也故曰至人無爲也而無不爲也君務澹泊以自完則適矣苟謂遺世而遂欲以之盡養生者之至得無過乎君遊東海上脫遇安期生其人固羽化者然抑嘗聞其囊兵訣以干項羽其所治三軍翕張予奪於養生家玄牝之旨恐亦大都不異試探其於君一切遺世者何如幸無謂予好兵訣者而以之自解而因以謬君也

賀錢塘姜尹三奬序

錢塘縣諭李君走使函幣且移書告予曰錢塘者江以南都會之衝嘗聞漢之長安唐之渭南稱天子輦轂下邑非博選世之巽能之士不以令卽令特試以能聞然後稱眞已乃超遷中二千石及丞相御史大夫何者于將莫耶不世出也宋南渡入錢塘令且三百餘年曩所故稱天子輦轂之跡雖稍稍頹沒銷歇然而藩臬之司中官之局與尚書郎都官水衡之署特衆也近年海上烽燧紛起所當御史中丞列油幢開幕府下及監兵使者樓船將軍之屬不可勝數況湖山之麗臺榭紈綺之富

甲天下學士大夫之擁傳而過與其載酒而遊所
假縣之供張若織然令之至星而出星而入其所
從騶奴奔走於上官與他使君者之庭日旰或不
食秉燭列炬而後治文書按凭鑰困且不勝者什
之九而蜀郡姜公來吾貌而望之翩然若泠風也
巴而稍出其頡鍔截犀兕而剸鴻鵠殆與古所搏
選異能之士無間也於世之令所困且不勝者鱗
次而辦問又過視學宮與吾博士諸弟子相程督
而弦歌講藝乎其中按他不法圬其宮之缺者與
祠之侵者甚且謀籍田以食諸生之貧踵而至也

或云故令考滿去且不暇給而公於始下車輒爲
之一一注措若此嗟乎公非古所稱道術者之深
而於以投壺雅歌治三軍乎哉頃諸臺使者相繼
行僉異公才欲疏薦之於　朝第按　國家故事
俸不及期不以聞故僅檄奬如例且徵予言以侈
其事予伏讀卒歎曰茲恐不足爲公侈也按古傳
記所載名臣列卿其以勳業聞望焜燿當世於縣
令特其始軔耳故令茂陵如魏相令陽翟如趙廣
漢令槐里如王尊等僉不以循吏名而以他材指
聞以予觀於錢塘公異日者之勳業聞望于今殆

百之　天子璽書之褒太常之銘與史官之列行事吾不知於今日三御史之書何如也是奚足以爲公後乎哉或曰玆亦錢塘公獲上治民之始不可以無紀也故書之

劉南郭先生遺稿序

溫陵劉君遂賢抱其父南郭先生所遺乞休疏與其樂府詩歌序記碑誌之文若干卷併録宫傅雷公所爲銘其墓而以告於予且謂予故公帷中弟子也請予言弁之首予爲低徊者久之竊歎玆編也固公之所以名當時而埀後世然抑豈足以窺

公之深哉公繇諸生首解額巳試南宮甞首第不果巳而繇郡司理以最聞　天子甞召之爲臺諫不果其補尚書郎也或欲引爲　太子校書宰相以其未甞私又不果宮傅公之所爲絫欵而序次之者固巳章章睹記矣獨其督學湖廣時年甫三十七聲名翔起假令公稍稍脂韋浮湛其間當不次引擢顯身日月之際矣而公迺過爲引疾上書携妻子道漢江上候牒以歸歸而選佳山水築園以自適穿池而魚壘石而花貯庖犧以來六藝百家之言于其中而朝且夕焉殆忘冠與沐也客

之引轍而過者非其里之社吟郎四方之以聲詩節俠相高者而他固不與也免官來絕不與郡縣藩臬大夫通間撤騶奴過其里第遮邀之亦不以見也公之故人甚且逶迤巖壑搏其磬拊其麈及其圖書几席攝帷而入時則公猶偃臥未起也嗟乎公豈非古之逃虛避景者乎哉夫人必有所戰勝於其中而後可以輕世於其外世不之知者顧誚讓公固高蹈矣猶不免園林聲妓之溺嗟乎溺者匿也古之豪曠睥睨一世或匿於屠或匿於釣或匿於鍛或匿於蠟或匿於酒或匿於丹砂彼皆

世之莊士之所訾而達人之所獨量由今觀之安石摩詰樂天子瞻者流未嘗不以世之勲名行業相翺翔而頡頏而抑未嘗不以世之園林聲妓相宴酣淋漓乎其間者顧其中所託以自將者何如耳嗚呼公以盛年而蜕當世軒冕之榮入山而甘老萊投畚之寂公之所存固遠矣公以春秋起家故其所著文於左氏公羊穀梁三傳爲最深其他樂府詩歌多所自得此皆世之所共知者予故不以及獨本其生平而爲之論著者如此公名汝楠字孟木世之學者共尊而稱之曰南郭先生今其

遺稿稱白眉者公生而白眉又嘗自呼曰白眉子故云

贈邑諭陶見唐君拜獎序

古者先王之盛時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以六德六行教國子卽其所以造士與其推擇天下之師而分布之庠序學校州邑里巷之間者必本乎孝漢始興猶稍稍采古誼詔孝悌者復其身已而增置二千石復置常員累三十世廟貌必以系此其大較也迄唐而下博士之所以倚庠與弟子員之所以賑學寖微寖闕古之誼殆蕪且廢矣予邑諭

江以北滁和諸州郡我　太祖高皇帝嘗百戰
其地已而都金陵碁置横海諸衛以為外捍江漢
以下數千百萬樓船之卒艦列而戍于故按往事
時時數軍實而飲至於其所焉國家無烽燧之警
而諸州郡守吏亦或得以輕裘緩帶朝夕從于眺
宮闕矚河山而相與宴酣賦歌其間盍歡然甚洽
也當是時姚公近川適以守和至未幾予由禮部
郎南徙粤而公亦以才譽北徙秦郡以去宦遊之
轍不屬者殆萬里其返而歸乎故鄉也幾二十年
于兹矣予家去公廬僅一舍許曩之千里而宦遊

也猶或朝且夕今之并開相綰也則以踰時不相及豈非語所謂人生之感或爲星聚或爲梗離其值不值固各有適者邪予舅氏李公於公爲兒女交來索予文爲公壽嗟乎予與公故歡然不貌公也久矣予之形日以槁鬢日以抽白特囊所共公瞥眼當世淋漓澹宕之氣猶時時在也不知公能杖屨相從無厭否於是系之詩以問之朝倚兮巖阿夕漱兮曾波予也橫琴而歌兮公能引吻和緊無朝搴兮女蘿夕臥兮青莎予也抱犢而嬉兮公能采花從緊無

徒之教者中丞公書其賢以聞於　朝弁檄邑大夫供張而奬之君之寮崔君王君躬帥弟子數十百人徵予言予感先王盛時及漢始興之誼於今猶有睹見者故次其本末如此且令諸弟子習聞君之生平其所以敎吾邑者古所稱篤行君子不言而化當不特世之區區售經校藝而已也

桐鄉蔡侯拜奬序

蔡侯年二十四舉進士其剖符而過桐鄉也邑之吏民或少之未幾侯出郊問民疾苦及一切疵呰與縣故特所施行狀於是起而改絃促柱而張之

又從而剷之劇之朞月以來縣之蠹者刓幽者爬圯者飭嚚者屏舞文者鬼薪骩法而右者按配稱太治侯故善文章間過學宫躬帥博士弟子與之誦説六籍之遺而校讐其藝予病臥久不數通長吏然家若上去侯治僅一舍許侯所南面而朝發令而里之賓客亭徼夕過而口者無間也予溉於心者久矣居頃之縣之吏民抱中丞公所檄而獎之者之詞屬予爲文侈其事予逡廵避席而曰是豈足以爲侯侈乎哉予覽侯之年與漢賈生等按侯所治桐鄉假令異日入 廟堂建石畫條次

國家大議當與生相頡頏不多讓而今奚足爲侯侈乎哉然而賈生能以其才前席於漢天子之庭而不能不絀於絳灌馮敬等此老氏之以無爲用與吾孔氏相表裏予之知侯深器侯者遠故於吏民所請不敢辭而復綴之以所云且欲侯盡其用於世予固將以弔賈生者而以爲侯慶也或曰然於是乎書以投侯之左驂

贈內弟姚海屋訓新淦序

內弟姚君海屋少負異才年十歲受尚書於父高郵公輒通大指已而師事唐一菴先生以其學禔

身而劉行再過毘陵從荆川司諫遊於漢氏以來百家之旨揣摩而折衷之稍稍得其深而歸間出羣博士弟子試之有司大者萬言小者數千言欻然雲蒸而泉吐類古之文章名家者之近非特世之舉子業而已也已而省試再擯不第輒罷去有司或按名氏徵君君且逃久之始得貢爲新淦縣學訓而君亦老矣嗟乎君雖困阨不得志而其孳孳好學以求聞乎聖人之道者未衰也豫章而南於今爲鄒魯宋陸氏兄弟鵝湖白鹿之講與近代陽明先生投戈論學處其嘉言善行與帷中弟子

之誦説往往而在也君得無移其所以少事兩先生者而相與印可否乎古志有之曰惟斆學半玆行也君兩得之矣

郡司理錢朗峰赴召序

古者列國之卿士大夫非其公族之子即鄉大夫合比里族黨之所書賢與能者升而進之是以仕不出乎其鄉而政之剛柔緩急與其土俗民情之相爲盈縮僉其師友之所講耳目之所習殆較然朝受命而夕晝令者也非若近代來燕粵齊秦之士而按檄客遊近者數千里遠者萬里甚且絕徼

而語言服食不相通者而其賢與能所書也又大略本鄉三物之教與其詩書六藝弦歌洗爵皮弁俎豆養老祀神獻馘訊囚之節以成其德而達其材彼皆所謂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士非後世之亟疾苛察相高以射聲而徼譽者爲也彼以不出乎鄉之人而粹之以仁義中正之養達之爲樸茂長厚之政故其民易治而其教易遵此予所以閒按古傳記循吏之治而於今輒爲欷歔低徊而不能自已者郡節推朗峰錢公吳人也於予湖殆所謂脣齒之壤而牛羊雞犬之相錯於其境者也湖

故水駛而山遠其地足於魚稻桑麻芰芡絲枲之利而民不爭簡而易治十年以來嚚然多故矣頃廵行使者所持 天子賜璽督察州縣頗倣漢甯成郅都以下故事而時則州縣吏又往往競為愎鷙相與曲媚上以徼譽湖之民葢鼎沸也公既習予湖而仁明強毅之德耻流俗厭聲名不欲與上官相渰淇獨嶄然其間采古者仁義中正樸茂長厚之旨以吐納之當是時上之人方席神爵幪覈之令以繩下而公則濡之以黃霸之寬和而不顧下之人方競天授訐告之俗以罔上而公則堅

之以徐有功之仁恕而不迫湖之封以内若挾纊然嗚呼以公之德與材籍剖符於萬里之外猶當建殊業施後世而況遊不出乎其鄉其土之俗與其人之情僉公襟帶間宜其惠惓而功倍也如此頌之　聖天子璽書召公湖之縉紳大夫與其吏民僉遮送之者屬境上於是茅坤前指湖之水而告公曰湖之人歌且舞公當世世隨茲水東縮公廬祠春秋不絕者已其能無慊乎哉僉憮然俛首頷而別因遂書之

邑侯鄭雲石公入覲序

古之最吏治於春秋得一人焉曰宓子賤於兩漢得一人焉曰魯恭然閒按傳記不聞其以異能材指書而所書者特抱琴與狎雉兩事爾竊怪子賤治單父介泗上十二與國之間其所繕甲兵財賦會盟聘問以赴公家之亟或當朝且夕顧引區區絲桐之音南面而嚮恭治中牟吾不知於當時法雄祭彤度尚輩神明威爽何如掾過察之迺首以雛雉聞何也此其際豈淺鮮乎哉君子平其心易其氣而昆蟲之微猶不以戔焉其所洽者深且遠矣鄭公之令歸安也五年于兹其對吏民猶之慈

毋之於子怛於中仁於色衆靡不纘之挾而醇醴之醉也其與賓客游從及封以内縉紳大夫交粥粥然傴僂袒割其間若不勝衣與屨郎椎埋作姦法不赦公猶過而原之特減等一切刻鑠爲威公擯去之不欲以引之繩墨而汚之案牘也嗚呼公善琴與否閒巡阡陌其及雉雊與否吾皆不能知然而入公之庭泠然若聞南風而解慍而㑹然若胎不以殰而卵不以殈所不欲以法盡民者固在襟帶間也公再覲　天子案公治行倘不以世之異能材指者先而以中牟與單父茲行也公受

茅鹿門先生文集卷之十四

歸安茅坤順甫著

序

史記評林序

太史公司馬遷之抽石室而次史記也凌軼百代而西京以下絕無有闖其室而入其解者何哉予嘗仰觀於天而次其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宿古之甘石二家之所不能易也俯察於地而次其名山大川則壤彌服古之禹貢職方氏之所不能越也中觀於人而次其百官萬物與夫吉凶進退之

宜古之周官爾雅庖犧氏以來諸家之易之所不能殫也蓋天地間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太史公之才天固縱之以蚪龍杳幻之怪驟褭超逸之姿於六藝百家之書無所不讀獨能抽其雋而得其解故於三皇五帝邈矣次夏商以來治亂興亡因革損益之大王侯將相功罪名實之徵律曆天官封禪平準之變讒言冶色亂臣賊子之詳班氏父子彧不能無譏要之其所獨得其解處譬之雲漢之蔚而爲象風雷之觸而成聲天動神解洞竅擢髓孔氏沒而上下二千年來此其風騷之極者巳

世之讀其書而好之者衆矣縉紳學士間出而摹畫之者抑金焦心殫思然矣譬之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而伶人樂工或得其絲或得其竹繁文促節之細者爾求其八音之備六律之㫖規規於耳所得而聞者且不能盡也而況望其馬仰秣而魚出聽天神地祇之翩然乎來而翔也而耳之所不得而聞者乎予故謂太史公復出雖欲自言其至而亦有所不能者予鄉凌君稚隆氏少隨其父尚書郎藻泉公讀諸家之評輒自喜稍稍日鐫而夕次之不特索隱正義與韋昭裴駰服虔杜預王肅賈

逵徐廣輩所注而已也國朝宋文憲而下名儒碩卿騷人處士苟其一言一字之似迂踈荒謬若予者無不蒐羅而標引之甚且以太史公所本者左氏國語戰國策及吳越楚漢呂不韋春秋也而載之未詳者君并詳之後太史公而越絕說苑新序論衡與夫韓詩列傳風俗白虎二通之書所可參互者君又撮而系之下之唐宋諸賢之文與地里指掌圖等書所相折衷處君皆為之髮櫛而縷貫焉可謂勤矣雖然耳之所得而闚世之學士所得手指而口畫之者君能不遺已而耳之所不得而

聞非獨世之學士所不得而指且畫雖太史公之
自爲至而自不能言其所至以授之人人者君得
無聞秦青之曲而猶有餘憾者乎刻既成題之曰
評林噫玆編也殆亦渡海之筏矣而後之讀其書
想見其至當必有如古人所稱湘靈鼓瑟於秋江
之上曲終而人不見者

郡倅游三泉公擢守順州序

唐宋以來始設進士科以引擢天下之士然所謂
進士科抑特其槩而已第進士後又間爲制科以
羅天下雋偉卓犖之才而天子臨軒試之若宋天

聖慶曆之間大略兩制館閣之選僉繇此而他有
異能篤行之士又不必盡由進士科也雖學宄任
子三舍者流出領簿尉場務功曹司馬之屬亦得
以功名顯於時故海內之士賢智輻輳我朝洪武
初天造草昧入永樂宣德第進士後雖不能如唐
宋盛時設爲制科其所聞召庶吉士讀中秘書或
郎此意他所稱異能篤行往往從下寮賤吏入爲
公卿如胡儼魏驥宋若訥之屬不可勝數迩年以
來何寥寥也郡縣之吏　天子之所歲錄而引
擢之者特按御史中丞所書而已中丞御史所書

非由進士不以爲列而鱗次其有不由進士者必於部之賢能什且伯之不然或有厚援者於中朝故也然雲貴川廣猶稍稍時獲引籍彼遐陬僻徼所以進士吏於其土者固少也苟中州大江以南吳越豫章之閭雖郤魚之廉狎雉之化或且濩落無聞已而況他乎又況於中朝之所錄而引擢之者乎此予所以於吾郡倅游公而不能不爲之縈欷而請也公予同年游蛟潭中丞公族子也吏業所嚮郎古之郤魚狎雉庶幾其近之者特以不由進士又他無厚援其所當賢能之書者數矣然絕

不及以聞於　朝久之始徙爲順州守其寮少府梁公輩屬予爲文餞之郊順滇以南㸑笮之地也世所繇進士科或有他援僉不以及者而公且爲萬里行所當鳶站之鄉鷄卜之夷操　明天子印綬露冕而過焉公得無遠遊之嗟乎哉雖然公猶及專城而守倘不夷其民而以中國冠帶冶化異日畏壘之所尸而祝公者固在也御史中丞之按滇以南當必首公以聞　天子之賜璽書而召僉可指而竢巳即不及公固有道之士也其泠然而蜕也久矣當不以世之知不知引之眉睫之

闢也

李鯤門邑諭拜獎序

鯤門李公之諭我邑也聲籍甚御史臺書其賢而檄而獎之者交至焉其寮何君輩過請予序頌之未能也俄而邑令鄭公以奏計行御史臺復以郡二千石所請者而檄公署令事且移其所以諭帷中諸生者以令吏與民大者斧斷細者繩引吏與民爭奔走之聲復籍甚而何君輩之過而申前所請者再至也予告之曰君猶欲按御史臺之故檄手哉故所檄而獎之者諭也非令也公頃得民之

驟也令也非署也且予聞公之故令建昌也其所稱治行之最當屬江以西時則御史臺及藩臬大夫之行縣者過焉公會病不能出不及飭廚傳負弩矢故遂以不辦注公下考而左遷之矣公與乘之訟王尊不云乎朞月之閒乍賢乍佞蓋言背公不明也世之以俯仰私愛憎以愛憎恣毀譽以毀譽亂名實於以使天下州郡之吏逡巡曲跽不得展布其豪雋之材以終其職者抑衆矣豈獨一建昌乎哉嗟乎公之故令建昌也以不辦徙而今之諭我邑而署令也以政教聞倏焉爲賢倏焉爲佞

此予所以感興乘之訟不能不爲之絫歔而太息竊欲移書以吊故御史臺之所以失及慶今御史臺之所以得而無路也故因何君之請而遂書之

壽白野先生八十序

白野先生余祖愛梅公少異之以余姑妻焉數奇數試不第繇明經貢爲丹徒縣訓三年改靑陽縣諭兩縣者僉予故所縮綬爲令處予故及時時闚帷中士所誦說先生者不置未幾徙王官以聾棄去予亦適罷官歸時時過候先生於其廬先生故好謔時時從掌上畫字時時解頤不以厭久之以

哭予姑復盲廢於是獨閉一室四方賓客日漸落而猶時過先生帷中者僅予與他相知二三輩而已頃之先生年八十諸子太學君及內外兄弟凡十餘人共爲稱觴上壽予迺酌而言曰諸君者抑知天之所以坎壈先生而厚其祿筭乎哉養生家言塞其兌垂其簾內以錮其神則壽耳目者世之聲色所由竅而君子以之悖其道小人以之伐其性先生之耳目盡廢而獨澄然於神此先生之以無爲用而先生之所以壽也先生不能飲酒三行輒醉且就寢予迺拄杖而隨之爲之歌曰耳無聞

兮目無睹兮饑朮而渴漿兮樂未央兮壽無疆兮

贈按察使白野朱公序

白野朱公由叅浙而出守嘉湖也三年于茲頃且徙為按察使縉紳大夫餞之郊戚者半攬襟而起躍然喜者半戚者曰公漢循吏也郡方庥之若父母奚為乎去之亟也喜者曰夫法天下之平也而使則所以總吾吳越數十州郡者也往年故御史開告訐操網罟雉莵而鷙擊之郡二千石以下咸惴惴然而郡且鼎沸公獨屹然不為動今徙為使是庥吾東南數十州郡者之吏與民而無冤獄也

茅某離席前言曰諸君所所私者一郡一路也而非所以賭公之大也公抗古之道以奮厲末俗其所紀綱州郡文武吏士剛不吐柔不茹予不暇遠喻即如我　國家　宣孝二廟之間大都公之簡重似蹇忠定公義朴實似牟恭定公富寬大似耿文恪公裕正直似王忠肅公翔孝友似熊莊簡公繡淸約似魏文靖公驥纍纍聞　天子坐明堂殿最百官治行公第一特出大官醑與尚方食而廷饗之中外百執事咸嚅喁指公矣異日當籍之表鎮國家著蔡卿士其所載盟府紀太常而書竹帛

爛然勲名聲施當世者殆未艾也第不特諸君所及也衆相顧曰唯唯遂書之公甲戌入覲考天下治行第一又六年尋徙陜西布政使以老罷由江陵罪其以楚人而不爲附巳也惜哉

湖州府通判仝公石壁紀事序

今天下廵行使者出按州縣所書最以聞於
天子惟州縣長吏以上始得與而丞貳以下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不録也其郡丞暨倅與理惟起家由科第或中貴者爲之援始得與其以貢及史且無他援者雖有兩漢循吏之遺亦罕及也間讀州縣誌使者所不及書以聞於　天子而其吏民

往往或相與伐石碑其德政誌州縣者猶稍稍述而傳之然惟其地故多文獻者則然餘則否乆之寖亦露零而已此予所以於今之吏治得失輒爲之欷歔低徊而不能已也若予郡通判仝公則又其甚者公名祉字植卿睢寧人也公由貢出判湖之添設館專以蒐擊嘉湖蘇三郡相錯而邑者之盗三郡之吏或厭視之不得以便宜治文書糾利弊而巡行使者奉　天子璽書督察州郡又往往以其職爲駢枝也公至甫三月輒移檄署錢塘與長與公長者也所至以廉白自持不汚一錢民

以故嚮之而一切簿書獄訟又恂恂然與民相吐
哺故兩縣之民無不願屬之爲長吏而他長吏者
至且不忍其去也於是翕然有聲而檄之監榷南
北關檄之部解藩司所歲括之金又檄之部解上
供　龍袍又檄之市漕務諸木弁督造淺船者再
又檄之監修貢院浙之劇且苦者無不以之諜公
而公之至湖也五年其及以身臥於湖之官舍者
僅數月爾南北關者歲出尚書郎所分榷衡歛材
木及三吳舟算與閩海百粤之稅者也或病侵牟
無算於是擇諸郡倅貳之廉者而按季鈞攷之公

至不病商按故所入而羨凡千金其市木也故事官藏商之直以取盈商亦匿其材之良者相折閱於官已而以價抵之也則官又私其什一二公僉反之於是商爭出材歲所反故額而羨凡二千金其督淺船廠時吏人數以私撓之而其他匠役也亦然公僉罷去習弊一切米鹽釘麻之碎以身綱紀之非獨其吏胥不得私弁其一蔬一脫粟以上皆割俸為之而不以關諸廠也於是歲按故額而羨者又凡千金省中市戶匠役幾千人咸視公如父母而不知其為監廠官也公之去泣而遮送之

衙衣履藏之官廨者七碑石紀其事者二監廠官而以德政勒碑自公始其監修貢院亦率類此瑣不以書大略公之潔身也如處女者之守壼其臨官也如力家者之幹蠱其愛民也如慈母者之乳子浸浸循吏傳所書古功曹之遺者已嚮使公由科第起家則巡行使者所書其最以聞不知其幾公且赫然通顯矣惜也公以貢國及領倅又三郡者之相錯而壞卒不得以親民如州縣長吏也上之人雖及數察其賢而移其劇且苦者牒之然每事竣特檄有司持果幣羊酒勞之而已又無他顯

者爲之援卒不聞書其最以薦于 天子也今所領官署又卒以冗員奏罷公且不免抱牒以故職謁選嗟乎抑可慨也巳湖故以文獻稱者也公之去而郡之吏民不爲片石以誌其事何以系思而他日誌郡者又何所從采風而録之以鏡來世也書其事者河南按察司副使茅坤順甫歸安人伐石而鑱之者泗州太守戴大禮烏程人隆慶二年秋八月朔日

贈邑侯鄭雲石赴召序

歸安令鄭公被 明天子之召也邑之薦紳大

夫及山谷之老相與欷歔感涕而送之郊客或謂
公之治行冠江以南其入也爲給事中不且爲御
史君何言以贈之也予解所佩劍繫之帶且顧公
而告之客曰公奚有於是哉公之令我邑也嘗采
古中牟單父之旨與吏民相吐哺他不暇舉即如
故時使者持節過州郡嘗於部中他鉅姓族屬欲
厚爲鷙擊而蔓引之盡故所睚眦而稍稍甘心也
間以陰刺公公持之不爲動復托所私者曲爲關
說公併迫脅之公復持之如初且蹙額曰某姓族
屬故無他骫法者縮縣綏于兹土者三年矣而迺

敢爲違心附和以媚所私乎哉于是入而三爭之使者尋亦稍稍解遂及中寖嗟乎今之使者所持節按州郡山撼而海沸者也諸州郡吏惟其頤所指嚮而奔走之公獨不恐卒以大誼堅持之者若此嗟乎兹非古之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於以持天下之平者乎哉公且入爲給事中或殿中侍御史間按秦漢以來故事假令事涉宮帷必能如茅焦解衣伏鑕以諫也假令事涉黄門及中常侍諸曹必能如蕭望之請罷中書宦官沮困恭顯也假令事涉外戚必能如劉更生王章鮑宣輩排抑許史

及于氏五侯以下使之不得干預機務濁亂中外
也假令事涉戎狄卽令五單于入朝質子欵塞亦
必能如侯應請勿罷邊繕關梁葺亭隧遠斥堠而
於國家大計無致闕失也何者公仁而忠以直者
也能以大誼抗使者於州里異日必能以大誼抗
天子及執政者於朝此於幾微之際動天地感鬼
神而捍國家非所爲聲音笑貌者巳予謹書之且
以遲公所建畫者何如也

林中岡先生赴　楚藩紀善序

明興以來天台間多正誼明道之士而我中岡先

生則又能世其先大夫尚書恭肅公之學漢所稱賢良文學不過也由貢爲縣訓再則爲睢寧縣諭已而以憂服闋補新建又徙爲我湖郡教授世所稱名博士特讐經校藝而先生來獨諤諤然以力行先其所面授手指大較倣宋安定公遺意未必能盡如胡公所設科條而抑不舛且盭于胡公者久之擢爲　楚王府紀善其寮貳以下及帷中弟子數十百人相與餞之苕水之上且請予文寵其行或按　國家近代故事仕之屬籍　王府者例不得他徙稍稍条欵低佪不自已先生獨捋髯起

曰　高皇帝臣一四海所擘畫輿地北起大寧幽薊轉入雲中西捷秦晉南包滇蜀百粤下及荆襄汝蔡河洛齊魯之際瓜分同姓錯峙若繡又擇左右侍從及博選文學之臣出爲輔導官屬甚盛事也永樂後建議者始述漢之七國晉之五王爲戒故稍稍易置以迄於今以予觀之　諸王府輔湊帶綰固多名胄然亦以世遠疏屬諸輔導官間多不逮予倘能引漢賈誼董仲舒龔遂張敞故所匡救次第施行固可補過而明職也又不然楚控上游古所稱方城漢水今天下之名山大川相望

也南眺九疑西通漢沔北顧彭蠡東連吳會予稍
及曳裾王門珥筆兎苑其間如古宋玉鄒陽枚皐
王褒之屬又不可以賦詩登歌托物效諷已乎第
恐異日者囁嚅趑趄無以報　明天子萬一爾
或曰先生之意殆遠矣遂書之

贈吳韞菴憲副序

韞菴吳公之守杭也以寛厚簡靜爲政商賈慶於
市農狎於野博士弟子風厲於學宮訟者直賦者
平御史及中丞書其最而以聞於　天子者數
上頃之擢爲按察司副使持節飭溫處兵備事郡

中搢紳大夫共爲詩文若干什以矢歌其事矣予以罷官久與仕路隔然亦數從扁舟入西湖尋天竺飛來諸峰之深而公亦數儼然過焉輒相與爲縞帶交間按公之治行大較盎採兩漢循吏之旨相後先矣予獨異其卓犖之氣有不可及者二故司馬胡公抱　天子璽書督兵海上其所躬冒矢石犯烽燧搴旗斬馘飛牒遣間維漢馬伏波唐李晟馬燧或其流亞也賊且沒而中朝之忌者譏者鱗次起　世宗皇帝獨憐其百戰之勞釋宥之矣而十餘年來有司猶摭拾不已適檄公勘公

博采羣議奮然釐功罪覈名實事卒中寢又有一人焉故以鷙悍而隼擊者之材顯功名世且以寗成郅都呼之及以墨敗猶能以氣力撼中貴往往欲骪法庇之監司亦不能不稍稍却公獨拒而不受嗟乎之二者較之馮唐之白魏尚薛宣之守東海不過也異日者公且入柄政府所爲國家建大議决大疑侃侃石畫裒然當世非古所稱大雅不群邦之司直巳乎公葢然如玉恂恂然不勝衣與屨及扣其中則岸然熊蹲而虎踞雖孟賁不能奪之矣茲故中丞與御史諸執事之所不及知雖及

知之亦或遺之不以書而他縉紳先生抑或類未能道之者予於是乎言

壽許少崖憲使序

少崖許公幼受尚書於周近湖先生所當是時公年方髦予時時過先生先生輒目攝之而曰若固小友也不當在弟子列未幾公舉於鄉又數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郎外補潁州備兵僉事已坐他搆調同知霸州累岳荊德安守常州復調柳州暨梧州擢廣東備兵副使輒以疾上書乞山歸而近湖先生所以尚書教授杭湖睦婺諸州郡閒帷中

多高才生明經釋褐者不可勝數然終其身執北面弟子禮而嚴事之者獨公爲諸生冠先生數省試困阨不得第家且落或櫟釜矣然公一登第來歸輒一割所治第金衣之食之一徙官來歸輒一分所服官奉田且室廬之其或不及來歸也則解槖中貯移書寄之公之仕雖多坎壈然積日待次累官二千石方拖黃金被朱紱佩　明天子璽書出爲古連帥觀察使者之貳可謂重臣矣而公獨嚴事先生位愈顯所執弟子禮愈恭嗟乎公于此抑豈可以聲音笑貌乎哉所存固遠矣予間讀

孔孟沒而漢興諸儒猶能紹齊魯諸生之遺其以
六藝之指轉相授受者摳衣登堂頌禮甚嚴試誦
說有法諸博士驚問何師必對曰師事某師或中
絀且罷而弟子位三公爵通侯亦不敢忘所受經
而師事之者之指嗟乎茲豈可以望於今之世乎
哉公棄官歸而所嚴事先生者不輟也頃之公年
六十而先生遺壻君莫生請予文爲公壽予竊謂
公固漢長者其與漢儒林所稱事田何以下者無
異矣公多他治行烜赫中外爲世聞人然先生方
遺壻君來予故不他及而獨以云云爲公壽亦以

風厲世之學士大夫所當嚴事其師者其禮固如此

八大家文鈔總序

孔子之繫易曰其旨遠其辭文斯固所以教天下後世爲文者之至也然而及門之士顏淵子貢以下並齊魯間之秀傑也或云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文學之科並不得與而所屬者僅子游子夏兩人焉何哉葢天生賢哲各有獨禀譬則泉之温火之寒石之結緑金之指南人於其間以獨禀之氣而又必爲之專一以致其至伶倫之於音裨竈之

於占養由基之於射造父之於御扁鵲之於醫僚之於丸秋之於奕彼皆以天縱之智加之以專一之學而獨得其觧斯固以之擅當時而名後世而非他所得而相雄者孔子沒而游夏輩各以其學授之諸侯之國已而散逸不傳而秦人焚經坑學士而六藝之旨幾輟矣漢興招亡經求學士而鼂錯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輩始及稍稍出而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崔蔡以下非不矯然龍驤也然六藝之旨漸流失魏晉宋齊梁陳隋唐之間文日以靡氣日以弱強弩之末且不及魯縞

矣而況於穿札乎昌黎韓愈首出而振之柳柳州又從而和之於是始知非六經不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不以觀其所著書論序記碑銘頌辯諸什故多所獨開門戶然大較僉尋六藝之遺略相上下而羽翼之者貞元以後唐且中墜沿及五代兵戈之際天下寥寥矣宋興百年文運天啓於是歐陽公修從隋州故家覆瓿中偶得韓愈書手讀而好之而天下之士始知通經博古爲高而一時文人學士彬彬然附離而起蘇氏父子兄弟及曾鞏王安石之徒其間材旨小大音響緩亟雖屬不同

而要之於孔子所刪六籍之遺則其爲家習而戶眇之者也由今觀之譬則世之走騕褭騏驥於千里之間而中及二百里三百里而輟者有之矣謂塗之薊而轅之粵則非也世之操觚者往往謂文章與時相高下而唐以後且薄不足爲噫抑不知文特以道相盛衰時非所論也其間工不工則又係乎斯人者之稟與其專一之致否何如耳如所云則必太羹玄酒之尚茅茨土簋之陳而三代而下明堂玉帶雲罍犧樽之設皆駢枝也已孔子之所謂其旨遠即不詭於道也其辭文即道之燦然

若象緯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犧以來人文不易之統也而豈世之云乎哉我　明弘治正德間李夢陽崛起北地豪雋輻凑已振詩聲復揭文軌而曰吾左吾史與漢矣已而又曰吾黃初建安矣以予觀之特所謂詞林之雄耳其於古六藝之遺得無湛淫滌濫而互相剽裂已乎予於是手掇韓公愈柳公宗元歐陽公修蘇公洵軾轍曾公鞏王公安石之文而稍批評之以爲操觚者之劵題之曰八大家文鈔家各有引條疏如左嗟乎之八君子者不敢遽謂盡得古六藝之旨而予所批評亦不

敢自以得八君子者之深要之大義所揭指次點
綴或於道不相盭已謹書之以質世之知我者

文旨贈許海嶽沈虹臺二内翰先生

孔孟沒而詩書六藝之學不得其傳秦皇帝又從
而燔之於是文章之旨散逸殘缺漢興始詔求亡
經而海内學士稍得以沿六藝之遺而轉相授受
西京之文號爲爾雅其最著者賈誼鼂錯董仲舒
司馬遷劉向楊雄班固是也魏晉宋齊梁陳隋之
間斯道幾絕唐韓愈氏出始得上接孟軻下按楊
雄而折衷之五代之間寖微寖滅歐陽修曾鞏及

蘇氏父子兄弟出而天下之文復趨於古數君子者雖其才之所授小大不同而於六藝之學可謂共涉其津而遡其派者也由此觀之文章之或盛或衰特於其道何如耳秦以來操觚爲文章者無慮數十百家其間虎步而鷙攫不可勝數然皆譬之草莽之雄項籍陳勝之亂秦王郎隗囂之奸漢唐之藩鎮宋之金遼特擅兵裂土以相雄於其間而已而帝王之統卒不外屬區區孱弱之裔顧得以延其不絕者之如帶躬歷數而正名號高拱而議焉何哉得其道而折衷於六藝者漢唐宋是也

雖其衰且弱也不得而廢也不得其道而外六藝以興甲兵割河山項籍王郎以下是也雖其彊且悍不得而與也本朝劉宋嘗拓門戶弘治正德間北地李夢陽攘袂而呼曰文在是矣倡者叱咤聽者辟易于今學者猶勦而附焉嗟乎聞以之按六藝之遺及西京以來作者之旨然乎否邪得非嚮所謂草莽而竊者邪傳不云乎聖人沒而微言絕此予所以嘗私爲之累欷而不能已也友人新安許君海嶽姑蘇沈君虹臺僉鑱志於六藝之道而得其深者也抱古之文後先崛起江以南今且聯

珮於承明著作之庭於是作文旨以貽之嗚呼世皆以予騃且非笑之矣獨二君子以古之作者自信而不惑於流俗者也倘聞予言得無異同而頷之者乎

荆川先生稗編序

荆川中丞公沒予過弔其家訪其遺文問得公所爲左右編與文編稗編者之序已而督府胡公宗憲則梓左編予覆之蓋按春秋戰國以來傳記而纂之者巳而公門人祭酒姜公寶則梓文編予覆之亦按春秋戰國以來薦紳學士所著之書及其

碑銘序記書疏賦頌跋檄誄冊諸文上下千六十
百年間可謂勤矣頊之予姪一相得公所梓稗編
者僅什之三復羣諸兄弟及他友人合校而終始
之刻既成予覆之躍然益公生平所最鑱刻者六
經所欲以經世自表見者六官故其參互考次爲
獨詳然六經所研者理也六經所不能盡公則條
次之以諸家之學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
兵曰農曰圃曰賈曰工曰天文曰曆曰地理曰理
數曰術數曰醫曰道曰釋又次之以文藝曰史曰
詞賦曰文曰書法曰畫曰古器曰琴曰射曰奕六

官所致見者治也六官所所不能盡公則條次之以天下之大曰君曰相曰將曰謀曰諫曰政曰后曰儲曰宗曰戚曰主曰宦曰倖曰奸曰篡曰封建曰鎮曰亂曰夷曰名世曰節曰俠曰隱逸曰烈婦曰方技未復終之以曰吏曰戶曰禮曰兵曰刑曰工衆或訾公所次諸家最爲龐雜農圃以下不必牛經魚經木經之屬術數以下不必讖緯太乙六壬星命雜占日夢巫相之屬所次文藝書法以下亦不必及畫與古器射奕之屬以予考之易曰聖人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曰觀乎鳥獸之

文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夫謂之萬物之情則天地之間由跂行而喙息而蠉動以至一草一木一甤一礫未始不本之天地之成變化而行鬼神者諸家之龐雜而或相瀆亂予固不能必其盡無然要之探賾闡幽庶幾古所稱博物君子者特存乎讀之者何如耳公不云乎善學者由之以多識蓄德不善學者由之以溺心而滅德故公亦自名其書曰稗編稗編云者蓋按莊生所謂道在稊稗而言之而不敢自謂識其大者有以也惜乎公之編次雖勤而所自爲折衷其至猶未之考見云

耳豈古所謂有志焉而日不暇給者乎然較之唐宋以來杜氏通典馬氏文獻通考及章氏山堂考索諸書功葢什百之矣覽者當自得之

刻漢書評林序

凌太學曩抱先大夫藻泉公所手次諸家讀史記者之評屬予序而梓之已盛行於世矣世之縉紳先生嘉其梓之工與其所採諸家者之評或稍稍概於心也復促之幷梓漢書爲一編工既竣復來屬予序之予覽而告之曰太史公與班掾之材固各天授然史記以風神勝而漢書以矩矱勝惟其

以風神勝故其遒逸疎宕如餐霞如囓雪往往自眉睫之所及而指次心思之所不及令人讀之解頤不已惟其以矩矱勝故其規畫布置如繩引如斧剸亦往往於其複亂龐雜之間而有以極其首尾節腠之密令人讀之鮮不濯筋而洞髓者予嘗譬之治兵者太史公則韓白之兵也批亢擣虛無畱行無列壘鼓鉦所嚮川沸谷夷迺若班掾則趙充國之困先零諸葛武侯之出岐山也嚴什伍飽餱糧謹閒諜審嚮導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故其動如山其靜如陰攻圍擊刺百不失一兩家

之文金千古絕調也然其間創述難易夐自不同太史公則剗去史氏編年以來之舊突起門戶首爲傳記且以一人之見而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故其文已散亡而所聞易汨所自表見者固多而其所蔽且舛者亦時有之班掾則僅起漢氏非其里巷長老之所傳習卽其令甲耳目之所睹記况武帝以前則按史記故本爲之表裏夫旣綴其所長而避其所短而昭宣以後則又有劉向東觀漢書爲之旁佐羽翼其際補其闕遺而懲其固陋此則兩家者所值之異也太學君博蒐諸家之說鐫引

之間有醇疵相參於班掾之旨或合或不合者君
金櫛而釐之故君之所自疏者爲獨多予雖不能
遍讀以印可否而抑可謂勤也已雖然聞之先輩
嘗有考史漢異同者予竊謂古之善相馬者於牝
牡驪黃之外而善讀古傳記者亦不當於其區區
句字幅尺之間求之苟能於其同也而特察其所
以異於其異也而又善悟其所以同而於兩家之
所爲風神爲矩矱參互而獨得其深斯則謂之今
之九皐氏亦可也予獨嘉之以請於世之善讀兩
家之書者

五嶽山人後集序

五嶽山人後集者沔陽陳公玉叔所論著而以授我於茗上者也公一日走千里使囊所刻若干卷且移書而告予曰予少以文章自娛自先秦西京以下無不得其似所最劌心者若賈大中誼若司馬太史遷若淮南王安是也時時數爲摹畫亦時時數沾沾自喜故所刻前集大都本此王廷尉歸尚寶兩公嘗爲予品畫而序之其所稱述亦大都以此已而予稍稍棄去竊以爲文章者所當天地間日月風霆山川疆域昆蟲草木之變而繪之成

象觸之成聲者也彼賈太中以下恐不必如故所區區摹畫爲者於是時予之文譽日以起世之請文者日以衆所當濡毫臨繒而應者日以夥且不給故未嘗一句一字摹畫賈太中以下而抑未嘗不一句一字鼓鑄賈太中以下即或類與否予亦大都不以之次於心而絓於眉睫也或漫矣又告之曰君今之韓歐也其爲我序之嗟乎予非開於文者豈敢當韓歐哉予又安敢附王廷尉諸君序公之文乎哉然公所自謂近且不欲爲摹畫不欲爲沾沾自喜而獨以天地間所當繪而成象觸而

成聲者以爲文章之旨此則幾於道矣殆公所自得者之至而前集與後集間或相及不相及恐於公亦不能不以之自譽也孚未之面公聞公之年尚富其於道也日以勤異日者之以文名當時而專飛不試有不特今之聞人所稱述而已者噫孚雖不敢當韓歐然公之所云或韓歐氏以來未墜於地者之一綫矣

贈梁少謙教授吉安序

傳稱孔子以其道教授諸弟子于鄒魯之間身通六藝者七十餘人四方之士輻輳而至焉及其沒而

百年後猶相與徘徊闕里世其皮弁俎豆大射鄉射之學而登堂誦禮者不鈌也巳而又得孟子泝其遺響而紹明之戰國以還寖微寖昌雖經秦人燔坑之餘而其教不衰吉州者今之鄒魯也歐陽文忠公以來文章節義之士彬彬矣正德間陽明先生提戈其地首揭良知之學而鄒司成公守益聶司馬公豹歐陽宗伯公德羅司諫公洪先及他名賢稍稍振起於是時海內之士霧沓飈集而至斯文之旨煥若日星及陽明公没帷中之士故以高弟稱者相繼零落殆盡闕里之風或少衰矣兹

者梁君以教授吉州過焉梁君者撫之質行君子也其諭我烏程也故以忠信孝悌之道禔其躬而數共諸弟子折衷乎六藝之至不特世之師儒之官區區簿書卯酉而已者撫與吉爲同鄉譬則鄒魯龜蒙嶧山之壤所相齒而錯者也君以鄉之後裔木鐸乎其間上泝孟軻氏紹明闕里之旨而爲之振響焉吾雖衰且耄抑願爲之傾耳以聽也已

白坪先生詩序

古有言曰詩言志故詩三百篇其所列之爲國風雅頌者非特后王君公 卿大夫士所歌之闕庭奏

之宗廟可以徵天地感鬼神卽其田野里巷婦人女子率本之性情心術之間發諸咏嘆淫泆之際神動天解而得其至者也漢魏而下猶有存者顏謝庾鮑以來共相與掐心鑱腎諧聲攷律其言益以工天寶大曆而下極其音節之微幽眇之旨然於古者因心爲志發志爲詩曩之所謂神動天解令人讀之而懽者舞蹈悲者欷歔或一閒矣近代搢紳山澤之士競相摹倣刻畫故其以工而馳驟大曆以還者什而二三然或非由中之情發之爲無從之言語所謂優而叔敖者之衣冠句而富裝

者之璣翠或亦什而六七也桐鄉今高君函其父白坪先生所爲詩授予予伏讀之爲古體近體絕句歌行若干什大較先生束髮登朝即與世之名流相倡和或視草省中賦頌宮闕或宦轍四方嘯歌山水鮮綏以後所共田夫野老騷人墨子宴酣淋漓探筒分韻者日無閒於近代之摹倣刻畫固有所不屑然於古之搯心鑱腎諧聲玫律一切音節幽眇亦時時相符合又未嘗不川呼而谷應者葢先生之心澹以遠先生之風澤朗以鬯嘗聞古之好書而臨池裂緗濡髮噴墨人或目之爲顚且

癖而于中神理顧自湊泊也由此觀之先生雅好詩而其胸中所自得則固有出於詩之外故不必詩之工而亦自無不工似於古者詩言志之初不相悖若世所競氣格韻折蓋有不暇論者先生名世彥字某內江人嘉靖壬辰進士累官河南布政使學者稱爲白坪先生云

贈武康令梅嚮山公徙奉化序

武康令梅公以彊幹聞按故事所待　璽書之召者久矣頃之御史中丞交章于　朝大略謂公之材於武康不足展而奉化者枕海而邑其地以蚶

三百七十

蛤爲利其俗鷙以獷請徙武康令令之報可諸縉紳大夫所雅從公宴遊者共爲祖之苕上坤觴而前言曰公玆行也其將移故所令武康者而令之哉抑他矯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健而秦之一切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國叅過之獨聞蓋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淸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吾堯舜周孔之道特髮也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龎眉野叟拄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願公下車首採故曹相國所以訪三齊者於以弓旌乎

屢波之間毋沾沾乎以今之所以治武康者
也

哉抑他矯也嘗聞三齊之間多武健而秦之一切
督責之後民不勝其法矣曹相國參過之獨聞蓋
公善黃老言其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於是避正堂
而舍蓋公焉齊稱大治嗟乎彼言之微其去毒遠
舜周孔之道背髮也聞海上多異人其有龐眉皓齒
也挂杖而出如蓋公者否乎有與無不可知實公
虞夏之間毋治治乎以今之所以治成康者